

南京圖書館藏

編者的話

同盟空軍特輯

戰爭發展到現階段，世界形成了尖銳對立的兩大營壘：一方面是正義與光明，一方面是暴力與黑暗。過去有所謂「中日事件」，「英德之戰」，「德蘇之爭」；如今則渾然合一，東戰場的勝利也就是西戰場的勝利，北非洲的進展也能轉變了全歐洲的局勢。

同盟國的勝利是同盟國全體的；軸心國的潰滅，將使法西斯蒂任何一個夥伴永遠抬不起頭來。中國，作為同盟國四大列強之一；「中國的空軍」，所報道的也應該是同盟空軍的全盤動態。

因此，我們蓄意編刊「同盟空軍特輯」，盡我們的所能，一輯，兩輯的續出下去。

這裏蒐集的十一篇文章，「勝利的序曲」為歐式地報道了同盟空軍最近的全盤動態——毋寧說是忠實地介紹了幾個月來同盟空軍一部份的光榮戰績。對於東西兩洋未來的趨勢，也簡賅地約略有所論列。

中國空軍，遠東戰場上的一支主力軍，最近的戰果是頗煥燿的。空襲瀋陽，轟炸漢口，捕獲敵偵察機，協助盟友遠征開採煤礦，歷次戰役都有最實質最寶貴的捕獲。

其次是美國，那「民主國家的兵工廠」，那在太平洋上和我們休戚相關的盟友，首先我們介紹了她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三年飛機生產的實況，誰都知道美國新銳飛機種類無已，但是到底鋒利到如何程度，只有華萊士先生這篇發表於本年十月號的短文才能作最確切的解答。

陸納德將軍領導下的美國駐華空軍，揚威遠播，功績昭著。他的功績，我們屢次為文記載過，這裏又發表了兩篇，同時更願提出「飛虎的故事」一文內一句流瀉詞語在告盟友。我們每天總給日本人裝滿一肚皮子彈，但是我們却不能永久這樣支持下去的。是的，美國在華空中戰士是英勇絕倫的，然而他們亟待補充，他們不能赤手空拳和敵人作戰，長久這樣下去，他們將不能「支持」了。

關於英國，從前兩期起，我們已經開始連載了一個中篇報告——「英國空軍血戰史」。這裏，除去續載牠的第三節外，我們又選譯了一篇敘述在中東飛行的經驗的短文。現在，中東北非一帶是戰爭重心之一，介紹一些關於這方面的材料諒來不是無意義的。

蘇聯這海軍比較脆弱的國家，陸軍空軍却是英勇無敵的。在莫斯科保衛戰中，在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中，他們都曾大顯身手，使得質量都占優勢的德軍迄不得逞。這裏這一篇「平漢」的報告，實在是未能表現他們的戰績於萬一，然而從

南京圖書館藏

這裏至少有一點可以被我們看到：德國的空軍在不顧一切犧牲，拚命「閃擊」之後，已經是一天比一天疲弱了，衰微了。堅強的那威人，在祖國被侵之後，曾經一批一批的逃往英、美、加拿大等地去受軍事——特別是飛行訓練，以便來日參加盟軍「打回老家去」。關於這，本刊第二卷二期「挪威空軍營在加拿大」已經有過介紹了。這裏，這篇「挪威戰鬥機中隊素描」就算是前者的續篇罷。

集稿為期促迫，一切未能盡如所期，虔誠地期待讀者的指正，以作下一輯改進的南鐵。一九四二、一二、九

勝利的序曲

宇宙

十月，是革命的季節；她肇造了中華民國，蹴毀了蘇聯的專制。

十月，是詩人歌頌的小陽春，她有春日的和煦，可沒有春日的豔麗；她是經過了炎夏的苦鬥，進入擔當重任的壯年。

在遠東，盟國空軍的出擊，也是在和煦的十月而更形擴大了。

二十七日，我神勇空軍的新銳部隊，奇襲了運城，給敵人以最大的損失；由於這一個攻勢的開展，因此十一月一日又夜襲了漢口；第一編隊以敵軍高級司令部為目標，第二第三兩編隊以敵租界沿江的軍需倉庫為目標，投下高度爆炸彈及燃燒彈，全部命中，一時火光燭天，吞蝕了敵人的一切。同月二十二日，再以雷霆萬鈞之勢，轟炸了沙市沙洋兩地的敵機場及軍事設施，收獲赫赫戰果。

至於駐華美空軍的動態，二十五六兩日，兩度進襲香港，轟炸目標全部命中，并殲敵機十架，同時廣州白雲山敵機場亦被毀，豪自空戰又擊落敵機三架。

三十一日出征河北，轟炸了開深公司林西煤礦，使五個礦廠無法開工，敵所仰給的燃料，幾全部停止出產。

二十八日再襲香港，投下數量最多的炸彈，使東京的敵會大為震驚。

時序進入了十一月，他們仍繼續出動。二十日，命中龍陵的敵彈藥庫及附近建築物。二十二日，毀海防敵輪多艘油庫一座，使其濱海區發生大火；廣州以南的三灶島亦被炸。二十三日，復炸廣州敵機場及敵軍司令部營房油庫等。二十五日，在廣州區炸沉敵方貨輪，并夜襲漢口，二十六日，進擊了岳陽及咸寧的敵軍。二十七日，再襲廣州，炸沉敵艦二艘，毀敵機二十三架。

駐印盟國空軍的出擊，也是非常活躍的，報紙上時常刊載了勝利的紀錄，僅以最近幾日（十一月下旬）來看：美機於二十日猛炸瓦城，破壞了敵貨棧及鐵路修理廠；二十六日，又襲泰國的盤谷，敵煉油廠被炸。英機於二十三日夜襲緬甸，轟炸了噶恰布敵機場；二十五日，又兩襲緬甸，完成破壞敵機場的任務。

所雲門海戰中，美機也屢次奏捷，單就十一月十二日一次而言，被擊落的敵機已達三十一架之多。

上面是就進擊的一方面說，至於妄想偷襲自尋死路的敵機，在我國廣大的後方，被擊落的數目，更是常保驚人的紀錄。

怎樣打敗日本？論者的意見頗不一致；有謂應消滅日本的海軍，以便直搗三島；有謂應從陸上進攻，滲入敵人的心臟，控扼敵人的咽喉；有謂應發動大規模的空軍攻勢，消滅敵人的一切可能作戰的物資及軍備。

時至今日，這三種意見都成了盟國作戰的指導原則；太平洋海戰中，日寇被擊沉的船艦共二四三艘，傷二五九艘，打開了從海上進攻倭島的路線。由於我們的積極準備反攻，及駐印盟軍的躍躍欲試，又是說明了從大陸進擊敵人的朕兆。再從上面所述的空軍動態來看，則大規模的空軍攻勢已略見端倪。

說到空中攻勢，自然應將更多的責任攔在盟邦美國的肩上，這是盟邦一致公認的事，美國也是當仁不讓。

據美衆院所組織的軍事小組委員會報告：美日飛機被擊落的數量爲四與一比。美機的速率較高，射程較遠，而攻擊力也遠勝過敵方。

這是極可稱慶的事，近來遠東同盟空軍的活躍，正是說明了美衆院的報告無訛。

我國，是盟邦的中堅份子，我們空軍的長大，固須盟邦的幫助，但也是自己漸次健全起來的。

近年來，我們已能自製飛機。自己計劃自己作，且用自己的原料。產量一天比一天增加，性能一天比一天優越；別人所認爲艱難的，神奇的，我們倒覺得極其平易。

現在，煉鋼廠擴大了，煉油廠能超過預定的生產計劃，新的油礦也正在開採……

人員方面，我們訓練的機關有這樣多，可說與航空有關各部門的人材全不缺少。

這是一支生力軍，盟邦的左右手，盟邦的中堅力量。我們巡視了遠東，再回過頭來看看歐洲，看看北非。自從英機不斷地襲擊德國，破壞了魯爾區交通線，使其生產脫節，三分之二的戰時生產，停頓了一部份，沒有停頓的也無法運輸。

史城之戰，蘇聯獨力抵禦龐大的軸心軍；英勇的搏鬥，是應由陸空軍平分戰績的。最近，由於德軍抽調一部份赴北非，及冬季的降臨，蘇軍已展開了大規模攻勢，又該是空軍最活躍的時候了。

北非美軍的突擊，及英軍的節節勝利，軸心軍的命運漸進入了決定的階段，可是最後的一場搏鬥，還是要多借重空軍。現在，雙方都在調集空軍，準備大舉一擊。若是盟軍爭取了空軍的優勢，那末軸心軍就只有全部被殲或離開北非；而盟軍於獲得勝利之後，且可跳過地中海，從軸心較弱一環的義大利開刀，作爲開闢第二戰場的基本地。

美國空軍名宿塞維爾斯基說：「以航空母艦爲基地的空軍，不能使其海軍克服以陸地爲基地的敵方優越空軍。」又說：「我們目前所最不可缺少的，是建立道格拉斯D-15式及馬丁式飛機大小的超等轟炸機的大航空隊，這些巨型轟炸機的航程是八千英里。」

這兩點，是盟邦應急切注意的事，無論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或進攻日本本地，都將因空中攻勢的改進而獲得最後勝利。

在抗戰第一期，敵人可以使用空軍長驅直入來攻擊我國腹地，但是現在我空軍日益強大——不單可以應付敵人的挑釁，而且有餘力去轟擊敵人的後方據點。

新聞空中英雄

于旅

一段對話

甲：「哈哈，四架！」

乙：「我們的？」

甲：「是我們的，誰還能開這笑腔？你真是個傻小子！」

乙：「那麼，我們呢？」

甲：「平平安安地飛回來啦！」

乙：「在那兒幹下這麼一手的？」

甲：「運城，運城！你這個傻瓜！運城，就是晉西南的運城——聽清楚了沒有？傻蛋！」

一個喜訊

我空中英雄——神勇的轟炸飛行員們乘最新式轟炸巨機X架，并由戰鬥機X架護衛飛往黃河北之敵佔領區——運城作一次壯烈的萬里長征。秋陽豔紅，長空如鏡，在沖天的銀翼下，大野似海一般的廣闊，黃河像一條鱗光閃閃的金龍。我空中英雄們逞飛進的雄姿，去雪我國恥，除我民憂！在遠空上，很清楚地可以看見運城了。那在敵騎

下含辱的土地呵，我們要用巨彈來震醒她，我們要把驕橫的敵人碎屍在我們含辱的土地上！用敵人的鮮血來洗清國土的斑污，消弭全國同胞心頭的仇恨！看吧，我們的神鷹俯衝下去了，彈着處震聲如雷，煙火四起！……結果敵人被燒燬了汽油庫，擊碎敵人未及起飛的四架戰鬥機。我空中英雄駕駛機羣，平平安安地凱歌歸來。嗚哇，歡迎！嗚哇，歡迎！

到XX橋去

我和禹君以文化從業員的資格前往XX橋去慰問這次轟炸運城歸來的空中英雄們。
雨後的清晨，古城的長街發閃着水光，空氣是濕潤而帶點寒意。雖說已經入了秋，但是這富於南國風味的古城的街旁，水濱仍然可以見綠色的垂柳和深翠的烏桕樹。當我們徒步走近城門的時候，抬起頭來第一眼看見的，就是那矗立於雲空的發電警報器和瞭望樓，它們像是兩個互助的老友，一個是有噴霧的大鼻子，一個是有着精明的亮眼睛；這古城幾百萬民衆的生命賴以保障。近一年多來，敵人的飛機一方面因為不夠分配，另一方面因為我空軍的日益強大，已經不再能在這古城上空傲然飛翔。現在，在爽朗的晨光中，那矗立於雲空的警報器和瞭望樓却悠閑地對

立着。

在城門口，禹君用湖南腔叫了兩輛洋車。這擁塞在城門口的洋車夫，是專供旅客跑長途的。身上穿着的衣裳雖破舊，但身體都很結實。車把上的藤欄折斷了，車輪上纏滿了補皮，不過跑動起來却速度很大。我們每人以十元錢的代價坐上了洋車，開始奔馳在秋天裏仍然發綠的郊野上。那嫩油的芹菜和小白菜，那因風而輕輕搖曳着的被修長的竹子托着的灰白或淡紅的蘆花，溪流，農舍，小橋，土圍，竹林，……一樣一樣地往後飛逝去。

我們到了××橋，禹君先去買了一包價錢低廉的烟捲。他揮手到空軍第×總站去的路。『還有好幾哩地洋車又不能去。』禹君遞給我一根烟捲，有點作難起來。『用脚跑吧，爺娘生了我們這兩條腿的。』

但結果還是坐了兩輛雞公車繼續趕我們的路。雞公車伊伊呀呀地行在小市鎮的石子街道上，一搖一擺，真像小媳婦回家。在戰時，像這類小市鎮却大大繁榮起來了。這確實是一件可喜的事。

空軍一上尉

總站建築在郊原之上，藍藍的天宇底下，顯出這空軍的司令台是這樣的威嚴，靜穆。

我們走進總站，碰見了朱幹事。這中年人也操着土語湖南腔，因為他是同來禹君的同鄉。對我們就格外客氣。我們吸過烟，歇過脚之後，就由朱幹事帶領我們到第

×大隊部去。

第×大隊就是頂有名的大隊，大隊長是空軍的老戰將，在抗戰第一期，就曾經最榮耀地遠征過日本三島。我們本想瞻仰這位有奇戰功勳的戰將，但沒想到他已經乘飛機到×地去了。

『怎麼，先懸職嗎？』『最近才到差的大隊政治指導員說，大概看出我們很崇拜他，所以特地請一下我們。』我們一邊吸着烟捲，一邊聽着頭頂上飛機飛行的軌軌聲，順着一條大路往機場走去。

在一個無邊際的機場上，一架架的巨型轟炸機，一架架的巨型戰鬥機，一架架的巨型偵察機，一架架的巨型運輸機，一架架的巨型教練機，一架架的巨型練習機，一架架的巨型……我從來不曾見過這樣大得了不得的飛機，總覺得有×××××。

『嘿，這些都是重轟炸機，速度可快。』陳道員突然把嗓子壓低：『在一個鐘頭內它們就要起飛去炸蘇州！』

我們都驚異用讚嘆而又驚喜的眼光去細看它們。這一隻隻鷹隼就要負着祖國的使命飛往征去了。

然後我們又走出禁衛森嚴的哨兵警戒綫，回到大隊部來。

在大隊部裏，接見我們的是二個久負盛名，而這次隨同去蘇州運糧的上尉部隊長。他有着高尚魁梧的體格，圓圓的臉孔却又顯得格外慈和。他以一種大方溫文的態度接待我們。禹君先代表我們×地文化從業員，向這天飛炸運糧歸

最新消息

來的空中英雄們致最敬意的慰問之後，就開始問到這次轟炸運誠的情形和他個人的感想。

當他敘述過轟炸運誠時的一節情形之後，緊接着就展開朗地談到他個人的三點感想：敵人作戰五六年來，以現在最顯得退讓。在抗戰第一期內，敵人可以使用空軍長驅直入來攻擊我國腹地，但是現在我空軍日益強大——不單可以應付敵人的挑釁，而且有餘力去打轟敵人的後方據點。敵人因為捉摸不定我空軍的活動目標，徒然東西奔忙，他們連招都還來不及，當然更沒有力量來進襲我們的領空了。……

歸途上

同盟空軍在北非

非洲之戰已經發展到一個劇烈的空戰階段。德國人調來了更多更多的飛機到西西里的前進基地。不顧重大的損失，德國空軍已經給了軸心保衛比塞大和突尼斯的陸軍以極大的幫助，而指揮英美作戰的艾森豪威爾中將則以較緩的速度向東推進他的地面部隊，爲了當他們前進時可以維持充分的空中供應。

在北非作戰的同盟空軍，素質異常優秀。從阿爾及爾和洛摩哥來的報紙電訊宣布了美國陸軍所屬空軍正在使用空中堡壘繼續不斷地實施轟炸，而以新的戰鬥機——P三十八式作爲保護者。空中堡壘的紀錄在所有各地戰爭舞台上都已堅定地建立起來。P三十八式——或稱「閃電式」則方在進行建立一個相等的良好的紀錄。牠是一種雙發動機的戰鬥機，具有可怕的火力，而配以快速的爬高能力和極高的上昇限度。

十二月二日，同盟飛機幾乎完全毀滅了鄰近突尼斯的一座飛機場，這是突尼西亞軸心最主要的一個空軍基地。德國方面消息稱：有些同盟軍隊已經接近比塞大和突尼斯，并且到達了突尼西亞的東北角。另外未證實的消息則謂突尼斯本身已經入於大砲火力的威脅之下。

—— 本年十二月四日訊

被招待到總站合作社吃過點心後，已經是午後三時了。於是我們向陳指導員和朱幹事辭別，坐上了一部空軍汽車回城。同車的人大多是一些航校的員生，身體都很結實，在談笑之間時時刻刻顯出他們活潑勇敢的風度。因爲今天是星期六，照例每逢這一天下午三時之後，大家都進城訪友或買點東西。

汽車開足馬力，飛駛在無邊的綠原上，又是那竹林，土崗，小橋，農舍，溪流，又是那被修長的葉子捧托着的，因風而輕輕搖曳着的蘆花，又是那嫩油油的大菜園。……

1942—1943



這飛機的四具到六具發動機將有一萬到一萬八千匹馬力，速度將是每小時三百五十到四百英里。他們將能在離開倫敦八十分鐘後到達柏林。

美國新軍用機大觀

美·R·華萊士

——本文發表於「讀書提要」一九四二年十月號

完全超越敵人最優飛機的美國航空器事實上已經準備完成，到一九四三年初便將大量生產。我們的新機可稱死亡之翼。牠們有前所未見的載彈力與火力，無與倫比的高度與續航力。

對於某些相信我們的空軍才智之士遠不及別的國家的美國人——這一觀念是由海內外各個宣傳大家狡詐地鑄成的——這消息具有深長意味，並且足資激勵。

我們可以直言無隱，已經在製造中的最新的一九四二式機是超拔絕倫的。已經付用的曾在全世界戰爭舞台上表現出最可讚美的戰鬥素質。而陸軍方面最前進的一九四二式機——其中許多即便還沒有參戰，也已經在戰區裏——則表現出了格外驚人的素質。

例如，我們的新共和雷電式P四十七，槍支之多便可與世界任何一種戰鬥機相比擬。牠的武器裝備的詳情自然是一個秘密。但是爲了和新共和式賜給敵人的鉛彈之量相等，那武裝最強的英國驅逐機——暴風機也不得不裝安上將近二十挺。20口徑的機關槍，以替代現載的十二挺了。新共和式的槍支設備勝過納粹飛機也是同樣之甚。牠的火力比德國目前的最優戰鬥機新福克涅夫一九〇式還要強勝百分之二十五。

這獅子頭型的P四十七在二萬五千呎到四萬呎的高度翻滾騰轉，也是舉世無匹，以前的美國驅逐機一到這種高度性能便降低了。最近我站在一座陸軍飛機場上，注視一架新雷電式咆哮著向天鑽去。

在我吸完半支香烟之前，飛機已經爬到一萬五千呎。這對我把香烟彈擲出去的時候，牠已經消滅無踪了。牠有三千匹以上的馬力，遠勝過敵人馬力最大的驅逐機。福克渥夫一九〇式每小時能飛三百七十五英里，雷電式則超過四百。P四十七比較歷史上的任何一種飛機都更快。對於零式，梅瑟斯密特、福克渥夫以及其他若干種名的敵機，這裏有一個確切而有力的答覆。以前當我們較舊的驅逐機顯然不能和P四十七並駕齊驅的時候，我們的新型式零式上却已經比較牠們那前身更快更強了。我們的北P五十一式，或稱「野馬」機，是今日世界上較舊的戰鬥機之一。雖然限制在中空作戰——而敵人却老驍驍機來襲，顯示出在低高度驅逐機的需要——P五十一式在二萬呎的高度却是比現在任何一種戰鬥機更快一些的。牠的箭支，每分鐘投出去的鉛彈也重和十二挺槍的噴火機或福克渥夫一九〇式機一樣的多，甚或還更多些。

相似的發展正在我們每一種驅逐機上創造著紀錄。雖然早先的P四十未能和最好的德國戰鬥機成對手，但是牠那新的三千二百六十四馬力的引擎發動機却給了牠一種速度，和福克渥夫將近相等，而且使牠能夠在目前上昇限度以上一哩有奇的高度與敵接戰。牠的武器裝備是六支.50口徑的機槍，足與標準的日本零式機的四門小砲兩挺.50口徑機槍相比擬。零式所裝是低速度的槍。這就是說零式不能從二百碼外施放有效火力，而同時P四十的高速度的槍則能在五百碼或五百碼以外作戰。

這些新的一九四二驅逐機，固兇猛絕倫，但比諸一九四三的美國戰鬥機，則不過是一種渺小的前驅而已。美國軍事圈外的人，沒有哪個對於我們未來的高級戰鬥機能

有一個近似的精確的觀念。但是任何一個觀察家，若對我們鉅大的工業的資源，空中戰艦的備有充分的了解，再加上一份航空最新發展的知識，那他便能繪製一幅圖表，或可探中目標的。

在七至八英里以上的高度作戰，那裏氧氣裝置實際上變成無用了，我們的新式高級戰鬥機將添設一種氧壓艙，維持內部的氧壓與二萬呎高度時相同。事實上，這是可想像的，甚或可能的：我們的高級戰鬥機將達到一個五萬呎以上，或是凌駕乎地而十英里的最高上昇限度。其次，因為飛機的少，空氣的阻力，我們的高級戰鬥機速度必將超過每小時四百英里以上。至於續航力，不至一下哩，或者從美國飛到英國。在目前，續航力最長的戰鬥機是日本的零式，但是和這相比，牠却大為減色了，即使日本人為取得速度和續航力已經犧牲了保護飛行員和自封油箱的全部武器裝備，也是望塵莫及。

我們最近的一九四二轟炸機甚至比我們的一九四二驅逐機更兇猛些。譬如，德國最大的轟炸機是那不正派的亨克一七七式，載有四具一千一百一十五匹馬力的發動機。我們的空中堡壘和解放式却有四具一千二百五十五匹馬力的發動機，或者說比亨克多過四百餘匹馬力。雖然德國飛機和美國飛機的炸彈載量幾乎相等，但是亨克却不能接近空中堡壘和解放式的三萬五千呎的上昇限度。而亨克能趕上我們美國轟炸機每小時三百英里以上的速度，也是無人置信的。

最近大量湧出的若干新型式——而且已經看見付用——不管堡壘或是解放式，火力都是大大的增強了。牠們所載.50口徑的槍和英國開斯頓機與蕭特·斯特靈機所載

的。30口徑槍數量一樣多——而一挺。30便有一挺。30兩倍半的火力。這種武器裝備的價值已經在白晝空襲法國的時候明確地顯示了出來，那時空中堡壘曾經擊落或毀壞無數福克涅夫。

可是這兩種精良的美國轟炸機，固屬兇猛，但和新出的高級轟炸機一比，就完全不見光彩了。這里依然是平常人無法探知全部事實。然而一九四三的轟炸機將是第一批真正的空中戰艦却是可以預知的，不僅自衛武器，而且續航力和火力都異常強大。爲了攜帶足以粉碎敵人城市所需的鉅量炸彈，飛機的體積將起變革——可能是目前的堡壘和解放式兩倍那麼大，炸彈艙和人員室的立體容積幾乎相同於一座十間房子的高樓大廈。

和高級戰鬥機一樣，高級轟炸機也將把人員收藏在一間密閉的艙內，不受氣壓的影響。這可以使我們的空中戈剛吐瓦（戈剛吐瓦是法國敵物中一個神通廣大的國王——譯者）在四萬呎以上的高度動作如常——超過我們所知道的任何一種敵機的上昇限度，並且是在最有力的高射砲火的一英里以上。這飛機的四具到六具發動機將有一萬到一萬八千匹馬力，速度將是每小時三百五十到四百英里。戈剛吐瓦們將在離開倫敦八十分鐘後到達柏林。

比戈剛吐瓦的空前的高度和武器甚或更重要一點的是他那開創紀元的炸彈負載量。今日所使用的最大的轟炸機——英國的蕭特斯特·靈和蘭開斯特——每架攜帶八噸炸彈左右。戈剛吐瓦的肚子却可以充塞比現在任何轟炸機更多噸的高度爆炸彈。投下幾個兩噸重的炸彈，光是一架飛機的負載物就可以完全毀滅一個區域裏的建築物，這區域相等於紐約全部六個住宅區，再加上聖巴特里克大教堂，

和鄰近地帶的幾個住宅區。

我們無法過份強調，這些普通設計的高級轟炸機決非癡人說夢。牠們早已超過了晒圖紙的階段——牠們是我們的高飛，難於擊中的空中堡壘和其他大飛機的合理的子孫。牠們設計來是爲了適應我們空中戰略的需要的。這戰略可以一言以蔽之：無論德國人佔領多麼遙遠的地方，決不把工廠和城池留給他們的軍隊。

英國的千機空襲已經證明這一戰略是決定可行的。可是仍應注意，英國的駭人聽聞的空襲，雖然威力重大，然而炸彈載量比應該可以供應的却尙覺過少，那是因爲缺少重量飛機而被迫應用多數中型轟炸機的緣故。祇要一百五十架以內我們的未來的巨型機便能做目前英國轟炸隊一千架的工作。這不但可以減少受過訓練的人員的損失——因爲轟炸機增加重量，飛行員並不比例地增加數量——而且收納飛行員和飛機的空軍站還可以少用許多。其次，一百五十架高級轟炸機的破壞力比一千架混合型式飛機的破壞力大得多，因爲爆炸力的增加是和炸彈的大小成爲反比例的。

自然，預告大批像這樣巨大複雜的飛機已經在漏夜建造，也是愚蠢的事。但是一般人們却早已知道，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來，我們的生產能力已經就不可思議地增加了。

德國新銳高級飛機的發展，已經進步到多麼遠了呢？沒有人知道，雖然納粹科學家們曾經宣佈他們正在實驗氣壓輸，而三千匹馬力以上的實驗發動機也已在德國發明着。但是一般人都有一種觀感，因爲我們現在在飛機生產方面已經超過了德國人，所以我們也正開始在新發明和研究炸彈的國家——是的，而且首倡過如像氣冷式發動機與儀表飛行那樣的革新——在航空事業上沒有什麼不可能的。

(建宏譯)

這回在運城和漢口兩次的演出，固然值得大眾的喝采，可是根據這種大無畏的精神看來，我們以後表演的成績一定更為精彩，更為有聲有色。

兩度出擊。重創頑寇

戰士歸來談戰果

陳其士

平日擺着琴棋書畫整齊而又麗美的中山室，今日下午又平添了一番熱鬧，過去因戰績得來的獎狀獎旗，更覺得特別光輝。室中用餐椅相連排成一個山字形，椅面鋪上清潔蔚藍的竹布，椅上擺設些中西茶點，和插滿了各種各色花桑的花瓶，使你走進門去，就發生一種快感。

當時針正指着五字的時候，一個個滿臉笑容挺胸而來的空中鬥士，依次入座，把百十張椅凳立刻擠得滿滿的。「各位同志！」一個英俊而貌似書生的空軍長官，站在主席的座位邊提高嗓子說：「今天我們轟炸了運城和漢口兩次戰役的聯合座談會。在這兩次的戰役當中，因為各同志忠勇奮鬥，收獲很大的戰果。在運城，破壞了敵人的主要機場，焚燬了敵人的營房倉庫，炸毀了敵人的飛機汽車，並且結果了幾十條日不鬼的狗命。漢口方面，我們的收獲更大；我們依據目標，準確地投下炸彈，日租界和江漢關附近的軍事設備，均經徹底破壞。這兩次戰役中，敵機都不敢起來應戰，我們能於獲得戰果以後，安全返防，確實令人興奮之至。所以今天的座談會，一方面是慰勞各位，一方面慶祝勝利。」

坐在主席左邊的某指導員接着說：「這兩次襲敵獲得驚人的戰果，實係各同志有我無敵的英勇精神之所致，本軍的歷史又附加了極光榮的一頁。敵機未敢起飛應戰，這已證明了敵人的空軍實力已經衰弱，而我們的空軍却由幼年而壯大了。嗣後，我們只有更大的勝利和更好的戰果

，所以今天的座談會，不但是慶祝現在，也是預祝將來，希望各位在這歡聚的時候，把當時的一切情形，報告出來，作為他日出征的參考。」

「好吧就從我說起。」坐在指導員左邊一個滿臉鬍鬚的戰士說。他是一個幽默大家，聽說他留鬚的原因，是許久沒有找得一個合意的愛人，因此氣了，索性把本來翩翩少年的面目，裝作一付老頭的臉孔，表示他對女性作消極的反抗。「我從基地飛到×地休息的時候，看見那兒賣柚子的特別多，價錢也很便宜，因此想起淪陷了將近六年的漢口同胞受着野蠻敵人的蹂躪，不免有些心傷，就順便買了一大籃的柚子，準備帶到漢口的上空拋下去慰勞他們，可是當我們飛到漢口日租界上空的時候，担任轟炸的L君就急急忙忙地把我一籃柚子都拋光了，我當時氣得幾乎要罵他，不過事情却奇怪得幾乎不能使人相信，L君告訴我：「痛快！痛快！柚子變樣了，都落在鬼子們的房頂上，有一座房頂，樹立一而鬼子的太陽旗，想必是鬼子的司令部的，你看，起火了！」我即刻伸首下看，果然烟火瀾漫。飛出了武漢上空好幾十里，還看得見那火光燭火，俗語說：「時來鐵成金」，那天恐怕是我的時來運來，柚子也變成燃燒彈吧！」他的話就在聽眾哄然大笑中結束了。會場的空氣，越來越緊張熱烈，各人的話匣子都打開了。

「我在未出發轟炸運城的前夕，心中確是有些害怕，

大家想想，我怕什麼？我怕這回又派不到我，直到我坐上了飛機，心裏才高興得像小孩子得了爸媽的允許進城去觀花燈一樣的。」

「你那怕的問題，可算得滿意的解決了，但是我的失望，到今天還是蘊藏在肚裏，感覺不愉快。我向來不吹牛皮，大家是曉得的，人家拿個銅板拋到空中，我一槍打過去，定能命中，屢試屢驗；滿擬在這次任務當中，可以打下幾架敵機，可是敵機開風已「逃之夭夭」，使我滿腔的希望變成失望。」

「……我調到這兒來，已有幾月了，因為沒有作戰的機會，心裏不免焦躁。這一次連續派我兩次出發，把敵人炸了個痛快，才像一肚子的火氣，吃下了一大杯的冰淇淋似的，真有說不出的舒服。」

「這是我參加空戰的第一次，在未出發的前夕，我興奮得通宵不會成寐，當夜的心境，只有新婚的同志，才可以想像得到。」

「……當我飛到黃河上空的時候，忽然想起「不到黃河心不死」的一句古話，以為死在黃河一定是很安樂的。待我越過黃河約摸十分鐘的光景，在運城投下了炸彈以後，料想敵人去見閻王老子的一定不少，回到黃河上空，才知道那句古話是對東瀛三島來送死的日本矮鬼的預言。此外，我覺得這次出發無異給了我一次空中旅行的機會，沿途看見了不少的美景，那錦繡河山，使我發生無限的快慰……」

「聽到大家的報告，我不免有些遺憾，總不該這一次派我當正駕駛，希望下一次派我當副駕駛，那末，我也得有時閒去飽飽地享受一些眼福。」

「在這兩次的出發當中，我覺得除了優良的戰果而外，在×站吃了不少又甜又香的梨子，在×站吃了很多的甜美柚子，還帶回來好幾籃，這是我在這兩次任務中意外的收穫，我希望以後多吃幾次這樣的柚子和梨子。」

「……我把炸彈投過之後，就躲到後艙同射手吃煙去

了，誰知這位駕駛的是個煙鬼，嗅覺特別靈敏，聞到了煙味，便像上海馬路上叫化子樣的，高聲喊着：「吸煙的老爺們，可憐可憐我吧，請你們做好事呀！送給我一枝吧！」

「我們假裝不聽見，高喊着：『青年的航人……！』」

「你們都好，只有我吃了虧。當我剛飛過了黃河的時候，我的小便就急起來了，但是已經進入了敵境，而且接近了目的地，不得不使勁把它逼住，準備應付當前緊張的局勢。直到任務完畢，又到了河邊的時候，小便再也忍不住了，便急忙地解脫了褲子的紐扣，正要起身小解，副駕駛由後艙跑過來，神色很驚慌的，連忙喊道：『敵機追來了！敵機追來了！』我又緊緊地把握駕駛桿，準備同敵人拚個你死我活，但那快要破堤的黃河大水，再也沒法堵住，只有聽它去潰決了。因此褲子變成水袋，弄得我像坐在水牢裏似的。一會兒副駕駛才笑着說：『騙你玩的，那會有敵機敢來追我們。』他這一惡作劇害得我真是「啼笑皆非」。」

你幾句，我幾句，把整個的會場鬧得大家都喜滋滋的，還有許許多多的趣聞，一時難於紀錄，真有美不勝收之概。最後坐在主席右邊的一位又高又大，看去真是十分威武，但態度却很儒雅，像個道地十足的文人，他不僅不忙地站起來。大家的視線，都注射到他身上，好像舞台上已到了梅蘭芳上台的一幕。

「今天在這充滿愉快而熱烈的空氣當中，大家說話的態度和表情，恰像一個生且淨且樣樣齊全的大戲班。這回在運城和漢口兩次的演出，固然值得大眾的喝采，可是根據這種大無畏的精神看來，我們以後表演的成績一定更為精彩，更為有聲有色，這是可以預料得到的，請指導員預備更豐富的茶點來開下一次更大的座談會罷。」至是掌聲如雷，主席才叫大家起立唱義勇軍進行曲，然後於歡欣鼓舞中散會。

陳納德將軍在中國戰場

美·J·白爾登

我們希望早點參加作戰，可是日本人恐怕志願隊，他們就不敢來一試，因為日本人一來就會被吞了下肚！

在亞洲，從海參崴到季風保護的孟加拉灣，中美英蘇都十分緊張的注視着日本在這條軍事狹道上第二次的舉動。

陳納德將軍運用少量的轟炸機，驅逐機與優勢的日本空軍周旋，把日本以南太平洋及中國為根據地的空軍擊退。陳氏又運用新到的陸軍轟炸機同幹員，再加上解散後的志願隊人員，對於日本在華的主要空軍根據地加以直接打擊，在五天内他們出動六次。陳氏利用空中游擊戰轟炸漢口，廣州，南昌，揚子江上的船隻，堆棧，船塢及工廠，又射掃在中國東部各省的日軍，而且又炸日本在江西的總司令部。自從六月就職以來陳氏把他的空軍前哨盡量接近敵人，並推進他的補助機場，把日本空軍驅逐出湖南江西及雲南的天空，把他們逼回廣東。過去兩月他保護着衡陽桂林以及沿粵漢鐵路的成千成萬的村莊，他把

日本人想利用中國人質訓練成飛行人員的迷夢打破。他改變了中國西南部各城市的生活情形，使他在白天也可營業開市，中國人很感激他：送了他不少的獎旗獎章。從香港逃出來的漂亮姑娘們，舉行茶會招待美國駕駛員，以表示她們的敬慕。陳氏同他的孩子們使中國人相信美國的同情與援助，比羅斯福總統的一百篇演講還有力。

上月中陳氏使空運通暢無阻。六週前飛機早晨起飛，晚間降落都是危險的事，他們自己也認為是「冒險飛行」。但是現在飛機載了軍用品，醫藥及軍事人員在任何時間安全的飛行。

這種情況可維持多久呢！這是很問題的；在數量方面日本空軍佔着優勢，就是在訓練，供給，設備，運輸方面也佔了許多便利；而且在地理位置方面也佔了優越的地位。日本利用台灣做中心根據地，南可將空軍調

至廣東及安南，北可將空軍調至上海及漢口，日本可以毫不費力利用沿海的港口運汽油、零件、軍火、炸彈及必需品。從漢口經南昌至廣州而至海防這一線上日本可以隨意調動飛機，並可將飛機疏散至各補助機場，而在短短時期中又可集中起來。

陳氏一方面靠他的天才應付日本空軍，一方面也靠他手下的少數陸軍人員及優秀的戰隊。美國陸軍軍官們稱他們是現在世界上最好的空襲警告制度。

在中國，一面靠近廣州，一面從重慶到蘭州而至西北，成千成萬的鄉村、山嶺、山洞都有情報網的組織，牠們都有無線電，電話的設備，只要日機一來，馬上就可得到消息。在作戰指揮室中的牆上掛着巨幅的地圖上面有許多黑圈兒，表示着這些情報網的所在。中國的聯絡官員指示日機進侵的路線，等日機到了相當距離時，

美國飛機立刻起飛迎戰。

中國加上陳氏的助力，在這五年戰爭中，完成了這世界上最好的情報組織，牠使千萬的中國人能從容的進防空洞，而現在美國空軍也靠這個情報網發揮最大的威力。

就算這個情報網不是萬能的話，根據可靠消息，日本在廣州已集中了一百五十架飛機，如果牠們分批來襲，也許陳氏指揮下的空軍在數量上要吃虧。日本在仰光作戰時曾用過分批轟炸的辦法，但是志願隊把牠們殺得落花流水。如果日本在空中失敗，她一定要進兵昆明及粵漢路以佔領陳氏指揮下的主要機場，使陳氏撤回前線的據點。

單靠天才、勇敢、同創造力也不能勝利，現在陳氏需要更多的轟炸機，驅逐機，更多的供給零件，運輸機、汽油同人員。針對着戰略上政治上的困難，陳氏同時組織了一個參謀團以應付這個擴大的局面。他從來沒有過正當的參謀團，他曾向美國陸軍當局要求這種人才，他也曾運用一些沒有經驗的人員做他的參謀，他盡量減少「官樣文章」，以增加他部下的創造力。在作戰初期供給問題是最繁

重的，他指派艾台爾來擔任這個重任，艾台爾現在是陳氏手下的行政官員。艾氏曾訴苦說，「我對於這個工作知道得太少了呵！」陳氏回答他說：「盡你的力量幹好了，無論你怎麼做我是沒有異議的。」事情就這樣維持下去，如今問題一天比一天多，陳氏實在需要助手。

現在在陳氏手下已經收羅了兩個有趣、冒險、而技術精良的駕駛員，一個是海因斯上校，一個是史柯特上校，前者指揮美國在華的轟炸機，后者指揮驅逐機。他們同陳氏一樣，都是美國南方人，海氏是北加羅耐拉州阿里山人，史氏是喬治亞州麥森人，他們也是那麼精幹，看不起什麼叫做「不行」。他們也盡量避免「官樣文章」，以讓部下能發揮本身的創造力。他們同陳氏一樣，如果上峰有命令叫他們去打擊日本的話，他們就不顧一切的勇往直前。

海氏是個強壯而久居山岳的人物，他那簡單的面部表情，以及隨隨便便的態度，很能令人聯想電影明星華萊斯皮雷。他是那麼的坦白而敏捷。一九一八年他進了法國的飛行學校，自此之後就加入了陸軍，朋友們都稱

他是世界上飛四引擎飛機的能手，他保持世界上在二千公尺空中載重最高的紀錄，同時又保持了世界上用最高速度，載了二千磅，飛五千公里的紀錄。

他開航了大西洋航線及美洲到非洲及亞洲的南面航線，他飛越過大西洋七次，他說：「我還得再飛一次把湊成一個整數。」那就是說在打完仗之后再回飛一次。他第一個駕駛員到亞洲。起初他住在一所茶園裏，後來他在阿薩密叢林附近造了一間房子，地板是泥土。他同他的伙伴們起居飲食都在這屋裏，這房子連窗子也沒有。食物也只能勉強下肚。可是他的一個朋友說：「兩週之後他就吃了最好的伙食。」他招了一萬苦力建築機場，現在這個機場成了供給中國物資的重要航空站。

當緬甸局勢崩潰的時候，海氏同史氏用運輸機救出許多難民同受傷的人，四月十五日左右，海氏同他的部屬少數人員，每天飛行好幾趟，結果救出四千五百人同運出的貨近二百萬磅。

史迪威將軍被困緬北時，需要一架飛機，海氏就親身飛了去，而且把



史氏部屬三十餘人也飛了出來，後來我們糧食缺乏他又駕了飛機到叢林上空擲下許多食物來。一直到一九三六海氏還駕駛着驅逐機，他說他從前喜歡飛驅逐機，現在可歡喜飛轟炸機，雖然轟炸更費精力。驅逐飛行的確是很浪漫而有趣的，可是海氏倒不在乎有趣沒有趣的問題。

驅逐機指揮官史柯特上校，也許他是美國在華空軍中最有趣的一個人了！今年才三十四歲，如果他繼續對日作戰的話，或者將成爲美國陸軍中最年青的將軍，有個人告訴海氏，說史氏的攻擊精神很旺盛，海氏說：「這點我還不如他呢！」他曾擔任過印度空運隊機場中的唯一的驅逐機駕駛員。他雖然是個上校，可是在志願隊工作時，却像一個隊員似的。他說，同他們在一起，我能夠學許多東西。史氏是個很好的運動員，他早年生活和當苦，很早就離開了家鄉，假期時就在運輸隊上廝混。他天生喜歡冒險，總是常常想當兵，家鄉中人們都主張把他送到西點軍事學校去。他是那麼的勇敢，無畏，敏捷同有趣，他也許會成爲遠東的空中英雄，一上天空他就毫無顧忌的一心作戰。

陳氏海氏同史氏是從來未見過的三個「不顧一切」的硬漢。有了海史二氏，陳氏要組織一個參謀團以應付日本的一切活動。

陳氏的勢力現在正在變動中，從前志願隊的老將們回了美國，需要人員去接替他們。例如包布尼爾這位志願隊中的殺敵好手，他至少落擊敵機二十餘架，七月四號志願隊解散之後，他還指揮了兩個星期的驅逐隊，他以平民的資格指揮着陸軍，其他志願隊的人也有同樣情形。

許多陸軍的軍官們過去都是志願隊隊員的同班，當志願隊來華作戰時，他們只覺得可笑！然而現在可要向志願隊的老手們請教了。

陸軍中的駕駛員同志願隊的駕駛員飛行的鐘點差不多，可是作戰時一小時的飛行等於平時訓練時飛二十小時。所以他們要學的東西還多得很，艾台爾說：「關於我們的一切他們聽得不少了，他們一定對我們估計太高，不過一般的意見使他們不得不跟着我們走呵！」

一般的陸軍駕駛員都有向上求知的心，事實上他們還要學習。有的以爲是到中國來與日本空軍惡鬥一場，

然而意義並不止此！過去老的理論與戰術在驅逐時是用編隊作戰，但是事實上戰鬥一展開，誰還顧得了隊形？志願隊的人教他們另外一種作戰方式，過去陳氏曾教志願隊隊員如何利用本身優點而「敵人就你的範」這種方法。這種方法已傳給陸軍駕駛員了。過去驕傲而不聽陳氏教訓的人，都進了他們自己的墳墓！

在原則上講，凡是新手都應該先把頭腦冷靜下來，志願隊的人打日本飛機有相當把握，因爲他們自己神經一點也不過分緊張，可是新的陸軍駕駛員要多作幾次戰才能這樣，自然他們已經發現了本身的錯處：有一個神經緊張的家伙，有一次他咬着了飛機的尾巴，一口氣把子彈打完，可是飛機並未擊落，然而要是碰見志願隊的孩子，只要開一兩秒鐘的槍就夠了。又有一個新手，因爲拘於陸軍規則而損失一架飛機：有一天有人叫他把掩體蓋上一架飛機，第二天飛機來襲，他並不將飛機起飛，結果飛機被毀，他心中十分難過。如果在志願隊，駕駛員就會將飛機起飛，因爲他們知道陳氏並不十分注重規則同服從而是要你自己當機立斷。

遠東飛航曲

蘇·陀爾瑪多夫

開始準備長途飛行的編隊
道別的話兒也在耳邊囑咐
向那許多康莊底
陽光的道路去吧
但最好的航路還是
那裏有許多事業的邊陲
在那親切而可愛的
遠東

在這臨別的刹那
說一聲——再會
旅途的軟風
已在我們上空消吟
我們的戰士知指揮官
走向那和平底崗哨
在那親切而可愛的
遠東

我們招呼着自己和戰友
朝着實踐、工作、與戰鬥
信號柱開放了
在空中響着汽笛
炎荒、雨、和風暴中
永遠伴着前進
在那親切而可愛的
遠東

像一支愉快的縱隊
處女底行列
我們邁進於荒涼
勞作與騷亂的邊陲
如果需要的話，我們將
生命供獻給祖國
爲那親切而可愛的
遠東

(鄒里葩譯)

(捐獻稿費響應文化勞軍)

志願隊的人對新來者也很看重，有一次一個技術精良的「飛虎」告訴我：「如果陳氏一直指揮作戰的話，他們一定都是很好的駕駛員。」大部份的隊員的年齡是廿一歲到二十八歲，來自喬治亞省唐納爾生的黑氏他是隊中最年青的一個，他畢業之後就加入陸軍。他在這兒幹得不錯。他問我最近美國棒球界誰最出風頭，中隊長阿里遜，隊上的人稱他是美國陸軍中最好的驅逐員之一，他在英、俄戰爭半年之後來到中國。隊員中大都爲學生，但是也有過去當軍車胎推銷員，鑄

字機同音樂家的。他們都喜歡中國人，馬蒂里尼說：「在中國作戰真是比在亞洲其他部份作戰要值得些。中國是我們離開美國後所見到的最好的地方，不說旁的，比印度就好多了。人民是那樣的有興致！他們真太好了！你託他們作事他們是不惜一死的替你去做的。」

我問過一個中國侍者，看他們對美國人印象如何，他的回答是「好，他們真客氣，倒杯茶去他們也要謝謝。」

隊上的人最感不安的是少有作戰

機會，馬蒂里尼就說：「我們無事可做呵！志願隊他們倒打得興高采烈！我們希望早點參加作戰，以便早日結束戰事，可是日本人怪怕志願隊，他們就不敢來一試，因爲日本人一來就會被吞了下肚！」在離開印度時，隊上人員大家湊錢買了四瓶威士忌酒，以備將來擊落第一架日機時慶祝之用。

(黃啓宇譯)

(捐獻稿費響應文化勞軍)

捕捉敵偵察機的驍將

目前我們所用飛機在性能，速度，火力，設備各方面來說，都已經是超過日本最好飛機而有餘的。

周志開杜兆華訪問記

朱民威

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志航大隊派出二架獅型機，很巧妙的在四川的外圍，陝南漢水流域上空，捕捉到一隻挺好的敵人偵察機。當場把敵機打下來，使之毀滅於大巴山北麓的荒地上。建功者周志開杜兆華，是久征慣戰的戰鬥機駕駛的老手。茲記訪問周杜所云擊落敵機經過情形如後：

在同志開的房子裏，畢超峯陪我坐談印度的風物人情，一邊抽煙，一邊等勤務兵去找周杜二君，一小時以後，周來了，身材很高大而且結實。握手時，看到他戴着一枚厚實的淺紅寶石金戒指，這是他全身素靜中唯一的華麗點綴品。我們披閱着一張航空用圖，他開始敘說：

「二十四日這天，奉命與杜兆華二個人飛到陝南去攔截敵人偵察機。我駕的是一號機，杜兆華隨着我，在大巴山的叢嶺北麓上空飛着，高度是X千米，地面不時拍上密碼電波來，告訴着敵機的航向。

「敵機一共是二架，分別向南鄭川北區域飛來，後面尚有四架隨進。根據地面情報，我判定其中一架敵機是在循漢水探源式的向南鄭飛。我們一邊盤旋，一邊就最近的聽取着地面拍上來的情報。

「等到我們聽到敵機已到茶鎮（漢水沿岸一小鎮）的消

息，我們立即爬高至X千米，以便等敵機到達洋縣時就好一推機頭衝下去把牠擊落。

「十一點五十分的時候，我發現一架肚子膨大的有點像飛船（飛機由洋縣向西航進。我想，也許是敵機，也許不是敵機，還是逼近一點去的好，於是我向杜喊：『利用鴨肫似的卡在喉頸上的發話機』『馬上跟我來！』

「我一推機頭，飛機就俯衝下去，很快的我們與敵機愈來愈近，終於發現牠的紅日徽。

「這是洋縣到城固之間的途中，敵機航進着，我們則由高高在上的位置背着陽光俯衝下來，利用敵機機翼與發動機間的死角地位對之發射機槍與砲，我的後面，杜兆華也如此依式做着動作。

「我們第一次射擊之後，就緊緊追隨着敵機。敵機也因為牠的左發動機被擊中起煙，馬上很快的轉了一百二十度的彎子改向飛走。我們也就再度攻擊。這次我們冲到敵機尾舵下，對其腹部開鎗。敵機又以一百五十度轉彎閃避，但其左發動機的煙愈來愈大，敵機一面加快速度，一面低飛於大巴山北麓的上空，平航圖逃。可是空氣不允許牠逃走，發火的發動機上的煙火愈來愈大，終於成爲一條煙火柱遺留在敵機飛經的空間。

「我知道敵機跑不了，但怕敵機用滅火機把火滅掉，又怕還有其他敵機在上面經過，所以我招呼杜：『你眼下去監視他！』杜就緊貼着這架敵機，隨他向下飛去，我則保持高度監視着，以免天空還有其他敵機通過時來不及阻擊。」

「不久我看見杜的一架機爬升上來，他通知我，這架着火的敵機完全毀滅在火里墜落地面上，這時我們才返航。」

「回到基地以後，又得到情報說另外一架敵機正在由廣元回京，站得很迅速的為飛機加了油，我們又重新升空。這次時間與路線都差一點，敵機終於漏網逃掉了，但由於我們業已打落一架敵機，所以心中尚無空虛之感。」

「去開說到這里，我聽着，心中非常愉快，因為我能與如此優秀的一位戰士在一室共話，親自聽他立功的切實敘述，是件不可多得的事。」

我問：「打下這架敵機，你們共用去多少子彈？」

周答：「這是很經濟的支出，我們二架機一共用去五百發子彈。」

「我們自己被打擊沒有？」我想起二十九年他們在渝空戰，因一架敵機打中一百顆子彈在坐機上的事。

「我們飛機上的彈也打中，因為當我們第一次攻擊時，敵機射擊座里即無人應戰，二挺機槍空閑的發射空。」

我已夠滿足了，但還問着：「還有什麼可以見告的呢？」

周想起了似的，說：「昨天司令部來電話，說敵機零傷已運來，叫我拿點來留為紀念。我去了，才知道這架零傷是類似敵人九六式轟炸機的一種飛機，發動機是雙排汽缸的，其中的乘員四人，一個都未逃掉。一個有張符號的頭盔，正是一個是國軍中尉階級的機師。一個是機師之類職務，一個是個照相員。拿回來機槍等戰利品，我僅取了張小孩的照片，他父親的生命雖然在我的指頭下送走了，但也只怪他命註定是為日本帝國的犧牲品。日本帝國驅使這些『英雄英雄』來作戰，連保險率都不發，以致飛機出事毫無辦法。我覺得這些日本帝國的英雄們實在應該三思而行的。」

機是類似敵人九六式轟炸機的一種飛機，發動機是雙排汽缸的，其中的乘員四人，一個都未逃掉。一個有張符號的頭盔，正是一個是國軍中尉階級的機師。一個是機師之類職務，一個是個照相員。拿回來機槍等戰利品，我僅取了張小孩的照片，他父親的生命雖然在我的指頭下送走了，但也只怪他命註定是為日本帝國的犧牲品。日本帝國驅使這些『英雄英雄』來作戰，連保險率都不發，以致飛機出事毫無辦法。我覺得這些日本帝國的英雄們實在應該三思而行的。」

我聽着，只是說：

「任何人，處在我們的地位，都可以把這架敵機打下來的。因為，目前我們所用飛機在性能，速度，火力，設備，各方面來說，都已經是超過日本最好飛機而有餘的。只怕不碰上，碰上了，日本飛機除了被打擊，就只有被我們監視下降落在我們的大地上受活俘的。」

談完了，志開又駕了一輛三輪車裝了我與金樟，同去觀摩他們的新坐機。在黃紙紙的初冬裏，一線排列的「魚」與「獅」安靜的蹲踞着。我第一次看到這久已聞名的戰鬥機，立在機翼上，看座艙里數十「鐵」，幾百件零備，聽他們二位駕獅英雄在講解。最後我又被帶着坐進去，套上面罩，掛上聽筒，握動駕駛桿，探視她筆鏡，我這才具體的感覺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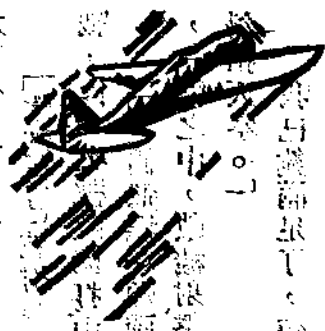
「一個飛行員的戰鬥員，是一個冒險的技術專家，又是一個具有勇氣的軍人。」

還是一個要在角鬥中取得勝利的能手！

英雄時代是屬於空軍的了。我祝福他們由這些美國人做出來的飛機之助，常得勝利！

三十一號 海軍部 海軍部 海軍部

他們比他們留在家鄉的人們還幸福得多，因為他們已經獲得一種極其良好的武器——噴火式飛機的供應，並且練習着使用他。



挪威戰鬥機中隊奏捷

由出來訓練三週，當當訓練！

英艦隊升空轟擊德軍艦隊了。非德艦隊由俄國英國人

並且遭受了低空的轟炸。雖未炸中，但炸毀了船機，他們不得不不在一個荒島傍邊停泊了兩天光陰，直到找到一條極小的漁艇替代原來那漁船時為止。薄暮時分重又出發，他們在這露天小艇內消磨了三夜三夜，結果由於羅盤差錯又離開航線向北飄去許多英里。這里幸而邂逅一批皇家海軍護航隊首途前去佔領冰島，借到一只新的羅盤，才完成了航程。

挪威是一個極稀少的國度，在那里祇有勞苦工作才能維持生活，正和一般這類國家並無二致，道德和愛國心的標準是非常高的。

自從一九四〇年被德國佔領以後，所有能夠逃亡出來的人全都到了這國家（指英國——譯者）參加戰鬥。海軍所屬空軍的官佐們把飛機飛到了謝特蘭島，陸軍所屬空軍的將士有的搭乘小艇西向而逃，有的經由陸上向東跑去，各隨一己的機遇而定。這之後，另一些青年朋友又陸續逃了出來。而我們最近所拜訪的一個噴火機中隊裏面的大部份飛行員則留在挪威一直到一年前才出來。這些後來者深知德國人馬靴下的實際情況，無須多所詞費便將使得任何一個「逃人」——他本來是把他所聽到關於德國政治警察暴行的故事當作宣傳小說看待的——且髮髮指。

這些逃亡的經歷，有的形成了趣味橫生的讀物。試舉一例，這一新中隊的指揮官，過去服役於挪威陸軍所屬空軍隊，是同著十三個弟兄共搭一艘漁船逃出來的，在逃過德國海岸監視哨以後，他們被兩架亨克一三式機所覺察

另一個青年飛行員前往英格蘭，用去將近八個月，他是經由瑞典到俄國，再經十天火車途程橫過俄羅斯到烏蘇蘭。但這還不算十分最後，因為他馬上又被派往加拿大去受飛行訓練，而回到這國家來祇是不久以前的事。

加拿大的訓練是用挪威政府的經費在「小挪威」實施的（收入大都來自把油船和其他船隻租給聯合國所收得的租金），「小挪威」是多倫多島的一個空軍站。這里現在是配備了營房、餐室、學校建築和一所醫院了。「小挪威」的訓練開始於一九四〇年，正和我們聯邦空軍訓練計劃是

樣的，訓練完備的人員便遣送到這國家來，安置在戰鬥部隊裏。

皇家挪威空軍的司令官是後備役海軍大將H·李瑟拉生。他是一位探險家，一九二五年曾任艾門德生和艾斯華斯合組的北極飛機探險隊的副指揮，第二年又參加了艾門德生、艾斯華斯、諾比爾三氏合組的飛機探險隊橫越北極上空。一九二八年，他從斯比次柏根飛出去搜索諾比爾氏「意大利亞」號機上的殘存者，那時這位意大利的探險家因為企圖到達北極而遭到了災難。他也曾指揮過搜索艾門德生氏的工作，當這位挪威探險家試圖營救那些意大利人而失蹤的時候。李瑟拉生大將在一九四〇年逃出挪威，經由莫斯科，巴爾幹半島，和意大利而到達倫敦。

目前有三個完全能夠戰鬥的中隊。其一是個海軍中隊，飛諾斯羅浦NP三式水上飛機，駐防於冰島空軍基地，隸屬於海防指揮部。這部隊是一九四一年四月組成的。到同年七月底，第一個全挪威的陸軍戰鬥機中隊用暴風機建立起來，隸屬於皇家空軍戰鬥機指揮部。後來他又配備了噴火機，仍駐英格蘭。第二個中隊也屬於挪威陸軍方面，却配備了裝砲的噴火V式機。牠參加戰鬥剛才一個月，自然囉，作為一個中隊，當牠尚待求取經驗時，牠的指揮官是已經同著皇家空軍戰鬥機中隊一道飛了好久了。是當在這里和在挪威作戰時期，飛機損壞後，飛機的任務，他獲得了必要的經驗，一面抗敵，一面孕育他的新中隊。經過一個艱苦階段，把一個一流的飛行部隊變成了一個一流的戰鬥部隊。

挪威人不管到哪裡總帶着他們的民族性，而這民族性祇要向飛行員的住室窺視一下，任何一個曾經旅行過挪威的人都會發覺的。同樣情形，在挪威，公共汽車和電車裏不會拋擲在車板或走道上，所以那疏散小屋的地板也不會被紙烟盒和紙烟頭所污穢——而這祇是說，在報紙來到以前才如此。在屋子中央的一張桌子上有著一件最寶貴的財產。那是一面小型絲質的挪威國旗，是由官佐之一從國內帶了出來的。這國旗立刻把人帶回了斯堪的納維亞，那里人們有著一種把絲質國旗放在桌上和賓客們相與歡呼致慶的良好習慣。至於壁爐，自然是遍布我們疏散小屋的那種通常習用的敞開的磚砌爐子，而不是在挪威本土木頭房子裏所常見到的那種層層級級，精緻裝璜，用鑲嵌做成的建築物。

牆壁上懸掛着典型的挪威風景畫，如此其幽美，如此其靜寧，使人不禁想到德國人把死亡帶進這和平之鄉是多麼罪大惡極。我們問他們是否有山雞。沒有的，這里是沒有山雞的，他們是一個作戰國家的一部份人。他們比他們留在家鄉的人們還幸福得多，因為他們已經得到一種極其良好的武器——噴火V式機的供應，並且練習著使用牠。留在挪威的人民要從事戰鬥，那就難得多了。

我們最後所發的問題是，「你們對於英國食品的觀感如何？」竭力企圖保持禮貌，他們苦笑笑回答，「你們為甚麼要把每一樣東西都煮得稀爛呢？」

英·V
(龍夫譯)

在這些地區中起機與着陸，即使不是異常的困難，至少也可稱為前無古人的新經歷的。

在中東飛行

英·V (譯)

譯自飛行雜誌本年六月四日號

常常這樣想像着：中東由於氣候的條件一定會成爲一個飛行的「理想黃金國」。那常帶微笑的蔚藍天空的秀麗陰

道遠景，那輕輕的，和藹的微風，以及那悅人的溫暖；全都浮幻於眼中。這些想像，大部份是由於昔日那巡洋取樂之假期旅行社的殘忍宣傳所致。那些色彩燦爛的招貼畫，在我們的心中產生了一種想像，這對於遊山玩水雖然是適宜的，但却引誘得人把它與作戰飛行也發生了關係。那些招貼畫希望我們相信，因而我們產生了想像，但在中東飛行却并不像我們所想像的那樣，全都是天朗氣清。就拿埃及來說吧，那個地方有一種理想的冬季氣候；乾燥，溫暖與正常。

但作戰飛行是不祇限於「假期旅行季節」的。在夏季的幾個月月中，溫度一再地上昇，空氣好像在熱得發抖。雖然乾燥，但是熱得要命。機子上的金屬被太陽晒得發熱，手一觸到就要烙焦了。其次就是沙子。熱得像是燒紅了的炭，並且顫動着。當風從沙漠吹來時，那才真討厭呢。迷迷蒙蒙的侵入了肺，一合牙就咳嗽轉轉地響，從屋縫中往裏鑽，鑽進了引擎的冷卻器之孔隙中間，到處都落的是沙子。這對於引擎的冷卻器，是極大的危險。當飛機必須制止住可沙子的侵入，但在作戰的情況下，當飛機必須

在匆促或暫時設備的機場上使用時，完全排除沙子的煩惱就不可能了。甚至連亞瑪吼也吸其他別的永久性的航空站，有着完善的跑道與場坪，都要常常受沙陣之苦。在埃及較為邊遠的部份，在撒哈拉大沙漠之邊緣與利比亞沙漠邊界上，唯一豐足的東西是沙子。它的鴉亂作用是相當猖獗的。在這兒的沙陣能夠達到很高的高度，並且常常廣佈在一片很寬廣的區域之上。

炎熱的白天跟着是寒冷的夜晚——這是照歐洲來說。這種溫度的突變，對於人與機子顯然是無益，而且對於飛機上的木質，橡皮，及織物部份，有着顯著的損害影響。這在埃及之北部，巴勒士登，及敘利亞這些地方，是特別確實的。甚至聖經上都這樣說：該是來自海爾蒙山，在今天也同樣是可以引證這句話的。任何東西在露天中放一夜，都要浸濕透透的了。這種由白天的酷熱到夜間的嚴冷與潮濕的急劇變化，把器械露放着是很危險的，祇有小心翼翼地加以保護才能避免。在露天地裏的機子，是比在歐洲的境况之下還得要當心。這種尖銳的氣候變化，各處雖有差異，但統觀之，在中東大部份的地區則是相同的。巴勒士登，敘利亞與外約但(即克拉克)有着幾乎一樣的氣候與飛行的境况。彼此的不同特徵是微細的。當從外約但飛越亞拉伯的羣山到巴勒士登去時，在

地之區域就要遭遇到一個非常的顛簸。因為在約但河流域，提到地面令人驚記而不忘的是：一年之中大部份的之低地地區中，尤其是加薩里湖周圍的地方，白天的炎熱時期是地產香毛的祇有極少數的幾個月生長青草，因此使空氣的熱度高了起來，夜間就很快地冷了下去，白天：那些匆促設置的着陸場，到第二項夏天就危險地由山石之中最平穩的時間是早晨那幾小時，常快到中午時，空氣中帶着磁鐵上所有平穩地着陸的火山，也覆蓋了場地。這些殘就顯得好像是熱得發抖了。向北約飛至十五分鐘，就在羣山間的岩石由白堊而變成火石，成爲管理木質的屍體山之中了。這樣，在一段約一百英里的小弧形中，氣候的轉變，看塊被轉動的螺旋捲捲而起，打壞了螺旋，並且便從亞熱帶的約但河流域，或者世界上在海平線之下的最遠，遠致成別的麻煩。仔細地「要除」石塊與繼續不斷地用低點——死海，轉變到海拔約七五〇至八〇〇呎的鳩嶺山，以「應酬」，是少能減輕這種危險的。而由山石中，人總是忽略了中東有些部份是極其寒冷的，特別是在與着陸，即使不是異常的困難，至少也可稱爲前無古人的。外約但，敘利亞，格巴嫩山，及伊拉克之部份等處的那新經濟的。

巴勒士登照非洲的說法算是沒有沙陣的，牠祇具有極微微的爲部的「庫奧風」(即埃及的乾燥南風)；這種風是盛行於夏季，從五月到九月間，並且產生一種悶熱的太氣。這種「庫奧風」除開給於一種懶洋洋的影響外，與實際的飛行境况是無損的，但冬季那幾個月，雨却是特別強烈，一二〇英里就成了，那兒常常是有亞熱帶的情況的。但山了。雖不像亞熱帶那樣兇，但是有些時候一下好幾天不停，出一出太陽於是就及下起來了。有些地方，尤其是塵埃很重的地方，如像在半原與山谷中那樣，雨水傾注把任何東西都變成泥濘的了，黏住了輪子，泥濘了場地，使落身，能見度是相當低。

由這種簡單的描繪而斷定在中東的飛行境况是異常之困難與危險，那就錯了。地理條件與氣候條件比起世界上許多別的地方來，的確還算是好的多呢。不過，對於飛行上的影響是甚於對飛行效能的影響，但也得要記着，飛行的情况，也與中東的地方及人民一樣，是完全不相同的。

地與地帶都異常冒險，不用說，這主要的是與那些臨時降落場爲那些永久性的機場是有適合於各種氣候的。在海岸一帶，境况是全然不同的，在「弄成的着陸場」，夏天的時候，常常要用繩索「束縛」飛場的微塵，冬天的時候，雨水使許成溜滑，並且硬得幾乎像三和土一樣，這在隱晦的摩托車與飛機的行動上說，是很有功的。

(卜文譯)

德國戰鬥機的飛行員是禁止首先發動戰鬥的，除非他們具有顯然的優勢。



在蘇德前綫

蘇·V·波莫蘭塞夫

最近幾天，西線這一地段所發生的事件又表現出來德國空軍是正遭遇到着逐漸增加的困難。

我自擊到一架容克八十八式如何被紅軍來福槍手所擊落。三個空中勤務員，全都受了傷，被俘獲，但是第四個却被來福槍彈當時就擊斃了。那飛機被洞穿得如此其狼狽，以至德國人不得不在發動機還能動轉的時候就強迫降落下來。

還需要什麼更好的試驗來證明蘇聯來福槍火的準確性！

這架飛機幾乎就沒有從雲障裏顯露出來過。在牠被二十幾粒子彈擊中以前。

在這種情形之下，德國飛機之所以不敢常冒險下降以期獲得較好的轟炸目標，自然就無足怪了。飛機被軍個的陸軍士兵所擊落，德國人在別的國家經驗中並無前例。這裏是這架特

殊的容克八十八式的飛行員費歇爾所說的話：

「一直到現在，戰鬥機始終是我們的主要敵人。過去許多時候，高射砲火是十分不愉快的，但迫到我們來至蘇聯就不然了，我們發覺我們竟會被來福槍彈所擊殺。」

這一組特殊的空勤員具有豐富的經驗。他們曾數度轟炸泰晤士河船塢和利物浦的英國護航隊，也曾參加過三次對倫敦的空襲。

總結到一起，這一組空勤員曾空襲不列顛七十次以上。頭二十次，這一組人獲得了二等鐵十字章的榮譽，其次的五十次，獲得了頭等獎。雖然這些俘虜年紀還不到二十二三歲，却已經掙得了「空中英雄」的頭銜。

「那三個人：飛行員，費歇爾，射手，喬治·韓德，通信員，華納，竟利，空襲隊守戒隊，不顧艱難他們曾八個人和現存多麼不同呵！那時，納

對於蘇聯戰綫的不喜歡。他們寧願稱之為「悶葫蘆」。當他們被派遣轟炸蘇聯火綫地帶的鐵路線和交通孔道的時候，他們寧可在雲層上面執行任務，露出面來每次至多一秒鐘。

他們自己承認，他們曾經空襲一條鐵路綫達四次之多，才用炸彈擊中一輛火車。他們自衛的本能是太強烈了，以至不允許他們降低到足夠確實擊中目標的高度。這裏是他們如何執行任務：轟炸同區一處飛機場的自白：

「我們夜間起飛出去。我們不願自我麻煩，太嚴密地去考察我們的目標。我們胡亂丟下一些炸彈，就跑走了，也不確知牠們落在了哪裏，或是牠們破壞了什麼。」

聽著這些人說話，我回想起一九四一年七月間的一些日子。那時的德國人和我現在是多麼不同呵！那時，納

粹飛得那麼低，他們飛機的翅膀掃到了樹尖，他們飛機槍炸彈轟射在他們途程上的一切物事，他們知道降低到某一特定的高度，那就等於自求毀滅。在戰區有些地段，現在，他們仍舊很勇敢，但祇是在他們集中了極大的數量確確實實能夠每架坦克配合一架飛機的地方才如此。除非他們確知他們具有數量上的絕對優勢，他們是決不找機會出頭的。

當我在寫上面的飛行字的時候，一場空中遭遇戰發生了。兩架梅瑟斯密特被發現在一千米連的高度飛行，於是我們的戰鬥機所攻擊。不敢接戰，德國人立刻爬昇到雲內企圖逃逸。我們的戰鬥機追隨着也飛了上去。突然，德機之一俯衝出了雲障。一發機關槍聲被聽見，當我們的一架戰鬥機咬緊他的尾巴的時候，德國人急迫地向高飛去，藉以閃避我們的戰鬥機。幾秒鐘後，另外的那一個飛行員掉轉機尾逃走了，把他的友伴留在苦難之中。

這種沒勁的空戰，在這地段是常川發生的事。那是我們的飛行員強迫德國人接受的，法西斯帶的飛行員卻祇會盡最大的努力逃避戰鬥。德機那被俘的射手，在受訊時說：德國戰鬥機的飛行員是禁止首先發動戰鬥的，除非他們具有顯然的優勢。

小健譯

寄兒

你什麼時候才能用你雙手操縱駕駛桿。
現在，你輪臥在胸傍，柔弱而嬌小的，
你現在底世界只是
絨枕兒和那甜密的奶香。
十二月嚴寒的陰黯的日子，就讓
黎明了，
寒凍更烈了，枝頭上敲着冰簌簌的響。
你從此第一次瞧見了我們，
而他却開始最後一次的飛航。
在客廳裏他習慣地坐在那兒抖擻着征衣，
發動駕駛桿，起飛了，聳入於
森林，像在掌上翻臥着，
城市隱沒於霧靄的遠處。
筆直的道路，組字似的河流，
民房底屋頂，烟突底尖端，冬底原野。
在機翼下搖擺，浮動着
當年時代熱愛的風物。
他在你底上空飛行，護衛着你底
他也在你底上空翱翔着天空，
他瞧見你誕生和你呼吸的，

(軍勞化文應響費稿獻捐)

那伊哥里·古巴諾夫
我底記憶裏他總是明朗而躍動的
臉頰，
和在那從湧著的南方回來的微黑的
和在雪的搏擊中鍛鍊出來的他，
任何恐懼也不能阻礙他底勇敢。
睜開兩眼，遙望着那北極永恆的
冰雲。
遙望着像在加拿大彼岸沖擊着的
海洋。
和那不能測量的幾千里外的
克林姆宮上的紅寶石之星光。
當金屬的翼在陽光下黯藍中閃着
燦亮，
瞧，祖國的！你優異於強悍之
記取你誕生的日子吧，
讓他像鋼鐵一樣去飛航。
我們的孩兒時刻記掛着，英
地生長吧！
我們所有的翼馬之友——威魯的
武器，
都將像契卡洛夫般的為祖國，
那麼勇敢，高傲與堅強！

(鄰里葩譯)

敵國內煉鋼之煤，仰給於開灤煤礦的佔全數百分之七十五，此次加以摧毀，則敵國的煉鋼事業將大受打擊。

隨機出征開灤

（聶生頭）
林鈺

探望了被敵蹂躪的故鄉

（捐獻稿費響應文化勞軍）

離家三千里外的易華，有十年之久沒有回到故鄉，這次在一年之內，他竟回到故鄉一趟。時間是十月二十一日，望後的月光，斜掛在西南天角上，深秋的清晨帶着襲人的涼意，萬物浸在寂靜的狀態中。突然機場方面這播過來隆隆的飛機試車聲，打破了一寂靜的空氣。他們這波重洋歸來的一批同學，急忙起來整飭飛行服裝，迎著東方熾微的曙光，跑到機場去。接着美國友人的隊伍後面排列着，在靜候命令，待機出發。

總指揮命令一聲：「那個是河北人站出來。」易華第一個本能的應聲跑出來。其餘的同學沒有站出來的表示其中再沒有河北人了。總指揮又隨自己的觀感，指出一個姓王的同學。這一次僅有他們二人隨着美機出發。但是為什麼叫河北人去，易華是茫然，其餘的同學也是茫然。

太陽露出來笑臉，笑紅了凍凍的邊天，笑散了波薄的朝霧。笑動了人們的心弦，開始緊張的工作。數百重四馬力轉動起來，整個的宇宙在咆哮。在機中顛簸着，十分鐘後，易華坐在飛機裏，緊跟着大隊飛機，浩浩蕩蕩

的前進。看看羅向，是四十五度，他一方面在推測轟炸的目標。一方面在見習美人的工作。

越過山地，跨着平原，黃帶似的河流，綿亙在左前方，漸漸的移動在飛機腹下，再向前進，迎着茫茫的大海，水天一碧，茫無涯際，真是海闊天空的世界。他肯定的判斷轟炸的目標一定是日本本土，不然就是東三省。正在與高彩烈欣幸自己的機遇太好，忽然領隊長機向左轉彎，各僚機也跟着轉彎，又迎着海岸飛去。

這架模範的新式建築物，一簇簇，一片片散佈着，在四千公尺的高度，顯明的可能的見出是一帶工業區。繞着工業區盤旋一週，領隊長機選擇目標，開始轟炸。腹中很多的小黑點，其餘僚機也繼續着動作。一霎時，整個的工業區罩滿了濃黑而灼熱，深紅的火，濃成一片燦爛的百花圖。

易華緊張而帶興奮的守着自己的崗位，執行着自己的職務。但赤紅敵機的進襲和高射砲的煙霧。他暗暗氣惱着敵人的飛機。這架飛機，正在返航中回頭鳥瞰剛才培植的花菜，正在茂盛燦爛的開着。好花不常

開，自有以攝了影片作為永久的紀念。根據地形的判斷，北面是海，右面斜入一條河流，北岸綿延着鐵路，絲毫不錯，航線經過的路，正是孕育着他的故鄉。他想到堂上的雙親，為時太匆促了。他想到堂上的雙親，不知道是否健康？他想起故園菊花，不知道是否還在傲霜的開放，故園的一切都在不可知的渺茫中。

離開了故鄉的太空，他腦際仍縈思着堂上雙親。他猶憶堂上雙親，只知道來轟炸的是美國飛機，而不知道這美國飛機上還有他們三千里外的遊子。

途中，美人指示地圖上的轟炸目標，他才知道是開灤煤礦區。煤礦區產之煤礦極好，適宜煉鋼，自敵佔據後，敵國內煉鋼之煤，仰給於此煤的佔全數百分之七十五，此次加以摧毀，則敵國的煉鋼事業將大受打擊。

他欣慰此次回到故鄉的偉大意義。太陽落在地平線下，黑幕籠罩了大地，十二小時前離開的基地，閃爍着兩道炯炯的燈光，他們的飛機向着星光處滑進，每個人都默默地在唱着凱歌之歌。

飛虎的故事

季雲譯

蘇聯要求你用無線電告訴美國的年青人我們每天總給日本人裝滿一肚皮子彈，但是我們却不能永久這樣支持下去的。

(一) 美聯合報社記者馬丁述

無論什麼時候要是有人編著一部完備的太平洋戰史，那最出色的幾章裏總有一章提到美國空軍志願隊。因為他們在中國緬甸和泰國作戰的英勇和本領已經給盟國立下一些光榮的戰績了。這一個小小隊伍從一九四二年以志願兵的組織來到中國，在美日戰爭爆發以後才開始實際參加作戰，其中有三個隊員都是從太平洋西岸來的。下面所記的便是他們在華的事蹟。

(1) 愛爾蘭長子

美國空軍海軍隊裏最出色的隊員是從希特爾來的一個身穿六呎的愛爾蘭長漢子。他是華盛頓大學裏我的一個同學，因為軍事秘密的限制我只能稱他做包布。可是在華的外國記者都知道他，並且認為是志願隊裏的名將。據最近的一記錄包布在緬戰中曾經擊落敵機十三架在越南打壞了七架。他平時性子很急躁，但一爬進了戰鬥機座艙裏，他却是一個最沉着的人。他的同伴隊員都說包布有第六種感覺——就是說他能夠完全控制神經而有銳敏的機警，所以能使他在空戰中十分活躍。正如他的朋友所說：「包布作戰時比老鷹還更敏捷。」

他們也得從事轟炸工作，近來他們的機上都帶着炸彈以實行地面的攻擊。可是包布却以為轟炸工作對於隊員危險性更大些。他說：「轟炸的刺激性較大，總是能幹的人會佔上風。但在轟炸的時候無論你怎樣能幹，該死的高射炮彈總可以打中你。」

(2) 阿利根的瑞典人

第二個隊員金列斯是從阿利根州山來的一個廿四歲的瑞典人(志願隊裏從阿利根來的只有他一人)。金曾經擊落敵機二架在地面打壞了七架。他和一個同伴於三月十八日曾轟炸泰國某處飛行場。他說：「我們看見大約有六十架飛機排列在跑道上，幾乎不相靠自己的眼睛。可是我們不顧日人高射炮的猛烈射擊，俯衝到距地面二十五呎人的高度去把他們結果。我們衝下了七次，我看見我打中了四架敵機都着火燒燬了。我們完全無損。在這次襲擊中總共毀了敵機十五架。」

(3) 湯姆瓊斯

據金列斯說日本人在緬戰中倒還不失為優良的戰鬥員，不過在個別的戰役中表現出缺少先發制人的力量和技巧。湯姆瓊斯在緬戰中擊落敵機六架，打壞敵機二架。湯姆瓊斯在緬戰中擊落敵機六架，打壞敵機二架。湯姆瓊斯在緬戰中擊落敵機六架，打壞敵機二架。

姆瓊司的長眠地。他是志願隊中從太平洋西北岸來的第三個青年。五月十三日著名的一次河內之役便是由他計劃并且領隊的。在劇烈的暴風裏盲目飛行了四百英里經過了敵人佔領的地界。他們的輕轟炸機把日人地面的飛機擊毀了十五架。五月八日志願隊襲擊敵人企圖在薩爾溫江上建造浮橋的聯隊，湯姆瓊司也參加了的。在薩爾溫江狹隘的峽谷裏判斷稍有錯誤便會碰碎在鋸齒似的岩谷裏。可是志願隊却從那裏俯衝直下把那一聯隊消滅，阻止了敵人進佔昆明的企圖。但是在五月十六日那一天彷彿開頑笑似的湯姆瓊司却在一次日常練習飛行中在昆明上空失事殞命了。

這三個人都是志願隊裏的代表人物，正如志願隊的司令陳納德上校（按陳氏現已晉升為少將——編者）所說的「世上從來罕見的最出色的一羣戰士。」兩週以前陳納德上校在日日命令中懲處了幾個隊員，他們雖然因為違背命令或擅自離隊而被斥革，但回國時卻被當作英雄一般受人歡迎。在同一命令裏陳納德上校也極力稱贊他的隊員，他說：「他們忍受艱苦毫無怨言，嘲笑一切困難，他們完成了那不可能的事件多得不勝枚舉。他們是保持這個團體長勝紀錄的人。他們飛越緬甸各地和中國的叢山峻嶺表現出優良的素質和無敵的勇氣。他們的人數太少，然而他們的勇氣卻是不可限量的。」

(二) 寶蓮女士述

「我在中國旅行的時候遇着一個青年，他從前是全美足球隊隊員，現在在中國飛行。有一天他駕着一架老大的機子把我載到上空，到三千公尺高的時候，機件突然失靈，我想我們危在旦夕了。確實聽得他把機子向稻田裏直降下

去，用自己的身體護着我，居然救了我一條命。

「他折斷三根肋骨，脊骨也跌損了。在醫院裏我向他說只要能答報他，我雖不樂於從事。昨天我接到他一封信寫着「親愛的寶蓮：你曾經答應我一樁事，現在我要求你履行你的諾言。我此時在緬甸參加了飛虎隊。敵人的數量超過我們許多倍，我要求你去用無線電勸告一般學生叫他們可以加入陸軍航空隊了。告訴美國的青年們我們每天總給日本人裝滿了一肚子子彈，但是我們卻不能永久這樣支持下去的。」——賈克伊文斯」

寶蓮在星期四日從報上看見賈克伊文斯在緬甸戰死的消息。星期五日他便在全國廣播裏把他的信宣讀出來。

(三) 克里福自述

支加哥隊員克里福從臘成南面二百二十英里涓公河上的九龍江走了三百五十英里路經過三四個月才到達昆明。一部金黃色的濃鬚已是滿面于思了。在接見美聯報記者的時候，他說道：「四月二十二日因為汽油箱空了我被迫在九龍江降落。如其我再飛幾分鐘便會落在九龍江以南二十哩日軍的陣地上。長老會教士巴克夫人把他的兒子約翰的衣服給我穿。（約翰現在已加入陸軍航空隊了）我從最近的電台發了一通電報。十四天後我等着陳納德的回復，說是五月五日我須得在涓公河岸開燃兩盞燈火，等候救援。我長大的候着，由於暴風的阻碍機子却沒有來。但我中暑了，我把機子拆卸由十名軍人護送走到昆明。中國人把我當作英雄一般看待，用盛筵款待我，在我到車站的時候還為我備了一部專車呢。」

英國空軍血戰史

英·魏伯作
胡伯譯

慕爾之行

三續

一個二十三歲的飛行員，說了在冬季飛往基爾的故事，那次飛行據他所稱，是一次完全的飛行：

「往返全程費了六個鐘頭。大多數的時間並不會有什麼事情。就是飛到德國的上空之後，我們除受探照燈的煩擾以外，也沒有遇到別的抵抗。」

「我們決定要好好酬答他們所花費的錢，於是左閃右避，使德國探照燈人員對於我們的真目標和路線，覺得莫明其妙。至於高射砲，倒不會來惹惱，雖則我們會看到地面上有一些閃光。」

「唯一令人興奮的事情，發生在歸途上飛到黑里郭蘭(Heiligland)附近的時候。那時我們看到一大簇探照燈光掃射天上某一個區域。不久之後，我們看到幾十道的紅色曳光彈噴噴上昇而在那區域的附近爆發。我們立刻明白，這些砲正在射擊一架英國飛機，給予它特別的麻煩。」

「我以為這是我所看見過的最好的烽火表演，但不知在那架受攻擊的飛機裏面的戰鬥員們是否也是這樣想。我們降落之後，聽到那架飛機也已安全歸來的消息，心裏十分高興。」

「英皇陛下巡幸英國北部皇家空軍各機場時，聽到下述的敘事。那次的敘傳單與偵察飛行，曾深入德國南部。」

故事是參加飛行員之一說的，又是一個英勇的故事。在歸途間，這飛行員會上昇到各種高度，從五百呎到一萬八千呎，以逃避那威脅他的飛機下墜的雪與冰。沒有效果。冰愈給愈厚，他心裏明白不久就要沒有法子操縱他的飛機了。

當飛機機頭衝入大雪風的猛陣裏面的時候，雪正在前槍手座艙的地板上鋪墊毯子。窗上的冰不斷加厚，直到每一角落都成曖昧不明。這時，飛機是完全盲目飛行。

當飛行員再企圖逃避這結冰的迫害而上昇到一萬八千呎的時候，戰鬥員們都使用氧氣裝置，感謝氧氣的呼吸，它維持了我們的體力與精神。」

在這全部的時間，飛行員一直跟他的愈變愈沉重與愈難操縱的飛機搏鬥着。翼上積冰的重量使飛機極難保持她的航向與高度。機頭直向下墜，俯俯雖不很陡峭，但發動機力量減退，任何操縱已無法將飛機拉平出來。飛機是失却操縱了。

最後，飛行員被迫下令拋棄飛機。在三千五百呎的高度，三個人跳離飛機，安然張開了保險傘。飛行員四面看看，他以為所有的戰鬥員都已脫離飛機了。

當他自己爬出而跳到飛機外面的時候，這架巨大的飛機正在和緩的俯衝狀況中。在後座艙裏面，後座槍手為拖曳天線所

轉住，解脫不開，却獨自陷於這架無人駕駛而向地俯衝下去的飛機裏面。

那一定是任何人所受過的最恐怖的經驗之一。然而飛機并不立刻摔落地面，它繼續飄降，延長這個掙扎着想解脫自己而無效的孤獨槍手的痛苦。

這槍手深知，飛機摔到地面的時候，即使自己不立刻撞死，油箱爆發而起火，自己也必定活活燒死。

天知道，那最後的幾秒鐘對於這個被陷的人是有多長。最後，飛機把他的頭深深撞入一個山邊，翼子破碎，油箱爆裂。接着，許多火從滿溢汽油的機身上吐出來。

但是，那因陷後座槍手的惡運，却在最後一刻突然改變。碰撞的力量震脫了纏住他的天線。當他將自己從座艙裏面扯出來，而從焚燒的飛機跳開去的時候，雙手與臉孔都為火舌所派到，而為其燒灼。

英王本人於不多幾天之後，對那一隊的人員，讚美他們在戰場上空的工作，曾親自看到這槍手與他的傷痕。

起火

在這同一天的飛行中，另一架飛機正在從德國飛回英國的途間，右舷發動機突然冒出火燄。不久，全機各處都有火頭。飛行員向地俯衝，想作一次迅速的強迫降落，雖則他不能確定當時究竟是在法國上空，還是在德國上空。

雖則飛機操縱不易，但飛行員仍設法將它安全降落地面。全機很有着火的危險，飛行員與其他兩個乘員大聲喊喚，還留在飛機裏面的兩個人離開飛機。他們想不出那兩個

人為什麼還不能爬出來的道理。最後，飛行員其餘兩人幫助，將兩個槍手從座艙裏面拉了出來。原來那兩個槍手已受凍麻木，竟不會知道所發生的事情。

他們撲滅了火燄，隨即將秘密文件燒毀，以防自己或者是降落在德國境內。等到他們走到一塊路碑的時候，才明白自己是降落在法國。他們繼續前進，直至走到一個森林，但是他們所遇見的法國女人却以為他們是德國人，拒絕他們進去。

因此，他們祇得拖着疲勞的脚步，走回他們的破飛機，鑽在裏面度過了一夜。有時，這就是冒險的終局。

盲目飛行

英國偵察飛機飛行員們在德國所遇到的高射砲火與驅逐機抵抗，強弱不一。有時使英國飛行員感覺很不愉快。有一飛行員報告說，他曾在幾個德國大城市上空降落到不足一千呎的高度，並不會遇到一顆射擊他的高射砲彈。他的胆變得更大。在其次的一次飛行中，他在晴明的天空裏面飛下來，想近一些觀看一個德國城市，在四千里時，他突然發覺自己處身於一陣爆發着的砲彈的中央。正如他自己所形容，「滿桶滿桶的。」

幸而他迅作更陡峭的俯衝與轉灣，才避開了地面高射砲的瞄準。

航空部的專家們對於這些偵察飛行的航行的準確，也感覺到十分滿意。這證明了人與儀器兩者皆可靠，這種可靠性是其有最高的戰略價值的。

許多飛行員曾述說，在連續幾小時飛經深厚雲層與差異極大的各種氣流之後，他們如何估量自己是在德國某城的上空。柏林，來比錫，布拉格，維也納，或魯爾區的一個大城。到他們從雲層裏飛下來的時候，他們發見自己正就是在預定飛到的區域的上空。然而這些飛行距離很少是在八百哩或一千哩以下的，而且那距離差不多有一半長要經過海上的。

(待續)



新報

民威

楊錫璋

出生在海濱的航海人家中，祖父早逝，祖母時僅三十一歲，有一子三女。父親在十七歲離鄉入城市做賣力的生活，二十歲又結婚，母身體頗健，故他的身體亦很好。四歲左右學說話，走路，八歲入小學，不甚用心，五年級曾留級，始轉好。十三歲畢業於高小，十四歲離家隨族叔入城讀中學。初中三即思索到人生究竟問題，少言多思成了習慣。

十七歲入高中，在此前一年，即已臨抗戰爆發期，家在山東海濱，他在海濱一城市里，敵機飛來偵察，敵艦投光探照，居民尚不知這是敵人的射擊投彈前奏，羣集海岸觀看。不久敵騎到魯北，學校便無形解散，一部學生隨校長內遷，一部則返家。他在家過了一年荒蕪的日子，父在滬催他去上海，二十七年八月他即經過敵人占區，登輪去滬。到滬後重入學校就學，二年的上海生活，才知道人類文化的最高點已到何程度。但上海在民族觀點上却不能滿足青年人，奮歷過年的日子，他又一度登輪南航，這次是與父母不告而別，與上次由家鄉來與父母聚合是不同的。三個月後到達重慶，重入學校，直至考入滑翔班為止。

黃文彥

民十三年的五月，誕生於廣西南寧鄉村里，大家庭，兄弟姊妹十餘人，文錫哥是一個商人，文錫哥是一個教師。

文錫哥與他則是終年在於讀書的學生。家鄉里的小山與塘水留不住青年人，他就是向外跑的一個。

六歲入村里初小，十一歲入邕寧潘津高級小學，讀完之後入廣東靈山初中，畢業時遭到敵機轟炸，增加少年人敵愾心。旋入南寧高中，二十八年冬南寧失陷於敵，即入游擊隊工作。旋又入廣東靈山縣黨政工作隊辦軍民合作站，又入桂林高中讀學，由於克復南寧又回到光復後的家鄉去讀高中，在學中考取滑翔班。

王宇春

自流井俗話「不姓王，不姓李，老子不怕你」。王姓李姓在自流井的構人由此可見。

他出生於王家，王家又是建基於小山的火井圍繞裏，有一條山街，新聞很流通，文化程度也高。寒暑假時，一乘一乘滑竿把哥哥們送到成都或由成都接回來，那時自己也希望能有一天也和小朋友們坐在滑竿上，與母親揮手告別上省城讀書去。

生活如池水般平靜，一年四季過着無慮的日子。在舊豆豌豆麥子吐苗發青時，家中人便滑竿，轎子，馬，一大陣向祖墳上進發。可是有情感也有衝突，族伯竟爲了向父親要錢用，告起父親來。父親身體本好，往來城鄉之間，親氣又惱，結果始得瘡疾不治以終。九歲即成孤兒，十一歲入祠堂辦的「俊民小學」讀書。

。此校與一般官辦的業務差不多，及精神不緊張。次年即棄而轉學教會學校，讀完後入蜀光中學。第二期快完時，校長宣佈抗戰爆發，是年寒假，入初中以上學生寒假戰時訓練團。當時曾聽到一位教官說到滑翔機，是為與滑翔機第一次接觸。

張伯苓先生到自流井後，即將鹽管局提出公款作為校址建築費用，依山傍水新校舍很快築成。學校也因此而繁榮起來。八百多青年羣集於斯。直到民三十年，方隨哥哥離開此校轉入成都清華中學，旋考入滑翔班。

他要研究人造的上升氣流，以使滑翔機可以完全受人的指揮不至於聽命於氣候。這是根據炸藥可以產生千百倍於已體的力量得來的啓示。

楊偉

誕生在上海南市，有二姊三哥，父於他在二歲光景去世，幸家有產業可憑，哥已在銀行服務，故能與兄姊同在上海蘇省立實驗小學就學。畢業後考入上海有名的江蘇省之上海中學。初中畢業時，正值敵軍侵滬，就以童子軍技能

服務傷兵醫院。是時正值十六歲童年，每天騎自行車由家到傷兵醫院。流汗，興奮，終因上海國軍撤退，而結束此工作。但學校仍在滬租界上復課，他亦入高中一就讀。未及一月母又去世，加以眼目所見，皆是敵軍縱橫景象，決心離滬到內地來。終在一個早晨，懷着一百多元錢，單身離開祖國與二個哥哥，憑着他祖籍廣東開平縣的冒險性以

及住在上海所得機敏，踏上赴港輪船，南下到香港轉武漢。錢光了，但精神却是興奮的；入青年救國團，改從母姓楊，旋青救團合併於三青團，他因考入防校軍士連。到了重慶，目睹二八年五三五四敵機對陪都之狂炸，並感覺固空防之重要，機核十二期甲班在渝招生，他報考應試，被取之後，到銅梁入伍，成了一個兵。入五期滿升機校學發動機，軍械，儀器電氣，三十年九月畢業，派到昆明擔任美志願隊服務。與盟國人士合作工作是件榮幸的事，但自己是想飛的，所以考入滑翔班，企由此進入空中工作。

(待續)

小消息

「我們為中國飛行」We Fly For China 影片已由中國自衛供給公

司商請米高梅運撥拷貝二副來華，十二月內即可抵達。內容係描寫

我空軍學員生在美受訓情形，極為精彩云。

寄給有志飛行青年的信

歌天

第十五封 「8」字 (ights)

朋友：

這封信我們來談談「8」字，乍一看，飛行上怎麼搞出這一個名堂來，好像是在這裏耍花樣，其實這是學習飛行中少不了一個課目。「8」字也分有幾種：如立體「8」字（也就是垂直「8」字）和平面「8」字。不過立體

的飛行，就叫住「8」字飛行。這樣說來，恐怕你還不能十分明白，我看還畫給你一個圖的好。（附圖見封底內頁）

坡度太小，「8」字的半圓也太大，而且於時間上也太不經濟，飛了半天才轉了一個「8」字。

「8」字多在特技表演上方用得着，然而初學飛行者，只練習平面「8」字，實則平面「8」字用處倒很多，而且也是基本的練習。比如說：你對於「8」字假如沒有一個相當的練習，那麼就根本談不上去學習「編隊飛行」。

你看了這個圖，對於飛行「8」字怎樣一個轉法，心中比較清楚些吧。現在我們再來談談找目標，一找目標，凡飛過「8」字的——尤其是回憶到初學飛「8」字的時候，這也是一件不算很容易的事情，第一要找出兩個顯明而且容易辨別的目標，像彌堡，像小橋，或一株很特別的小樹，或是一所獨立的家屋等等，就這樣顯明而易見，往往還是轉上了這個目標，等到改出後，那個目標就不見了，第二，這兩個目標用一條線連起來，又必須和風向成垂直的角度，假如不是垂直的話，這「8」字就轉不到好上，不是偏就是斜，不是一個大就是一個小。第三，還須要測量兩個目標的距離——要在八百或一千公尺的遠近才合式，兩個目標距離太近時，轉「8」字的坡度太大，「8」字的半圓太小，並且也不容易轉，如果距離太遠呢，

兩個適當的目標假設你是找好了，現在我們就要轉「8」字，先談進入：進入「8」字的方法有幾種，順風進入，垂直風向進入，側風進入，甚至逆風進入也行。順風進入，你現在不是在五百英尺的高度上平飛着嗎，你要朝着兩個目標的中間飛進去，目標在你左右兩邊，待飛機飛過目標時，就要偏斜向一個目標去，到了「進入點」的地方（參看前面的圖），就壓坡度，坡度壓到三十五度至四十五度為適宜，總而言之，這時候你看出去，經過飛機的下翼某一點，到目標上的某一點——這個目標上的某一點還得給你說明白：如彌堡上的某一角，或房子上的屋脊角，或小橋上的某一個橋洞，或小樹上的尖梢等，所謂目標，並非整個目標，乃是在目標上再去選擇某一小點也。話再說回來，目標上的某一點，經過下翼上那一點，與你的眼睛這三點，連接起來成一

所以「8」字是練習手足一致。動作柔和，駕駛自如的一個最基本的方法。

在你請聽着我說說條件：飛機要飛在五百英尺的高度，在地面上選擇兩個相距八百或一千公尺距離的而又顯明的目標。這兩個目標中間的一條線，又必須垂直風向，飛機繞着這兩個目標飛行成一個「8」字，如此一次一次

在你請聽着我說說條件：飛機要飛在五百英尺的高度，在地面上選擇兩個相距八百或一千公尺距離的而又顯明的目標。這兩個目標中間的一條線，又必須垂直風向，飛機繞着這兩個目標飛行成一個「8」字，如此一次一次

在你請聽着我說說條件：飛機要飛在五百英尺的高度，在地面上選擇兩個相距八百或一千公尺距離的而又顯明的目標。這兩個目標中間的一條線，又必須垂直風向，飛機繞着這兩個目標飛行成一個「8」字，如此一次一次

在你請聽着我說說條件：飛機要飛在五百英尺的高度，在地面上選擇兩個相距八百或一千公尺距離的而又顯明的目標。這兩個目標中間的一條線，又必須垂直風向，飛機繞着這兩個目標飛行成一個「8」字，如此一次一次

條直線這是一條直線，在你轉進中，始終不得變動。要這在「8」字的轉進中，使這三點連成那條直線不得變動，就須要點工夫了。現在我們分項來說。

目標拉在機翼上那一點之後怎麼辦？如果你轉着轉着眼睛你經過下翼上那一點看出去那條線，目標落後了，錯到後邊去了，你要蹬「裏舵」，這個所謂「裏舵」就是比如你往左轉的，左舵在這時候可稱曰「裏舵」；往右轉，右舵當然也稱「裏舵」囉。同時往裏稍壓駕駛桿，則機翼向後退，目標往前，那條線就又對正了。

如果機翼向後退而目標錯到前邊去呢？這時候你要蹬「外舵」，同時駕駛桿微向外壓，連接三點那條線，又成符合了。

假如進入得不適當，「9」字轉得有以下這種現象：進入早，機翼必遮蓋上目標，絕不能使目標對正上下翼中間的位置。進入遲，則飛機又要往外偏，這是進入點與目標的距離太近了，因之坡度亦會隨之減小。

要是飛機當繞飛着「8」字的半圓時，飛機想遠離目標，你可以向內壓駕駛桿，同時使「裏舵」；飛機想接近目標時，你要蹬「外舵」，把駕駛桿往外壓。

以上都是改正做「8」字的方法，那麼飛機當然是遵照那該轉的那樣轉囉，假如要按理想一點，進入點與目標的距離，同時與所轉的四十五度的坡度，恐怕可以應用上一個公式：

一個「8」字能夠轉得照想像那樣圓，本來是一件很困難的，不過我們也不能因為困難就不去練習，正相反，越這樣地練習，越有用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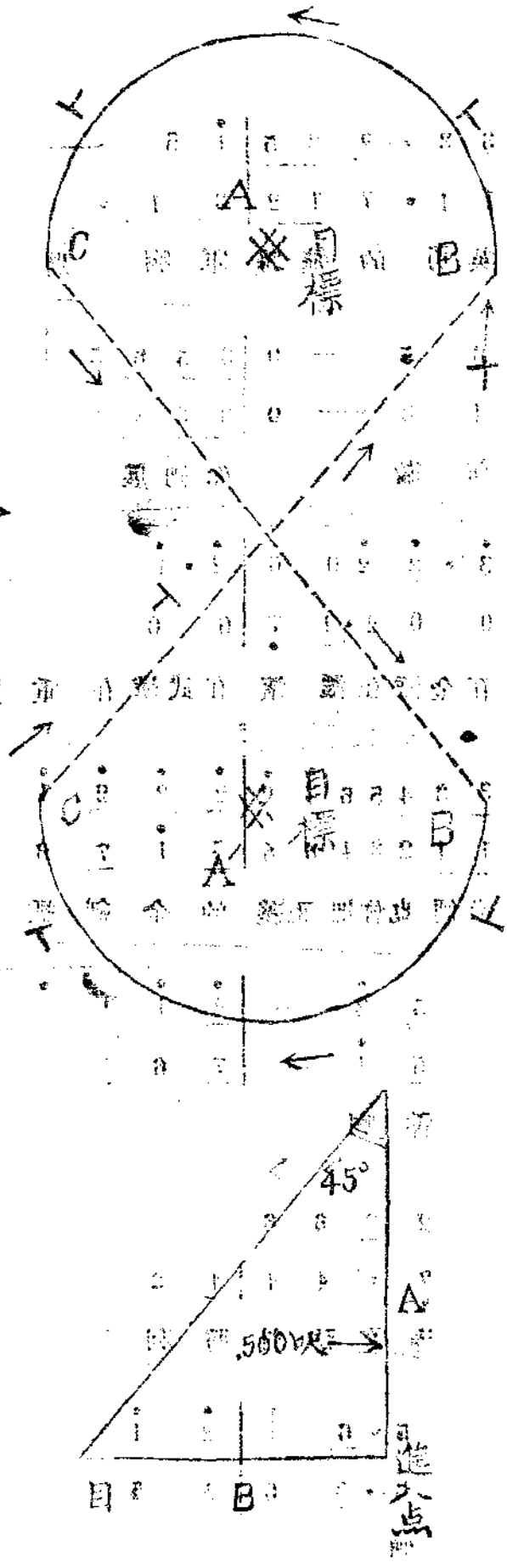
現在我們再回到你正在轉着的「8」字上，你不是進入了以後，這個半圓還沒有轉完的嗎？好啦，現在就算快要轉完了，你要望望那另一個目標，當你的機頭正對照着另一個目標時，你就可以慢慢地改「出」了，這一個地方就叫「出點」。等到改出之後，另一個目標是在你的機頭的前邊右前，是說第一個目標你是往左轉的。

這時候你可以編直平飛，不過這個改「出點」早晚又有關係呀，改出早，飛機到另一個目標時必太近，或者蓋上目標，甚至失掉了目標；如果改出遲呢，飛機飛到另一個目標時，距離目標又太遠了，總之，改出得遲早也都有關係。至於進入另一個目標時所轉的方法，與前一個是完全相同的。

關於「8」字的轉法，你大概明白個差不多了。除此之外，還有一些也是你必定得知道的，轉的時候是五百英尺的高度，你一面轉一面也要保持機頭，不要叫高，也不要叫低了，不然幾個「8」字轉過了你的飛機到了八百英尺或者三百英尺了。其次油門也要保持正常，最後還有一條要緊的，你一面不轉「8」字須要轉好，而且也要時時刻刻往外面看，因為這一點考慮不到，往往會遭到不幸，這是一點過去有事實的前例，不可不注意。寫到這里，天氣又冷了——時光真快！

祝你好

「寄給有志飛行青年的信」一文內的插圖



第一圖

風向

第二圖

本刊重要啟事

(一)本刊上期承各作者義賣文稿，響應文化勞軍，共收入二百六十元，計陶維先生十五元，龔儀宜先生五十元，宇宙先生二十五元，周忠楷二十元，薛甦生先生四十元，李濂先生七十元，白丁先生四十元，謝襄先生三十元。

(二)本刊上期義賣文稿作者補誌

薛甦生：中央軍校德文譯述班畢業，曾任軍委會德文編譯多年，所譯稿件，散見軍事雜誌及防空月刊等，以明快詳實見稱。

(三)本期義賣文稿各作者略誌：

林一鈺：航校轟炸班第一期畢業，轟炸××敵軍之役，戰功特著，現任空軍參謀，頗喜寫作，文采犀利動人。

曹啓宇：中央大學畢業，譯述甚多，本刊及其他空軍刊物常為刊載，曾出版「英國空軍的實力」一書，內容甚豐富。現服務駐華美國空軍總司令部通譯組，致力譯事，為介紹盟國空軍動態有數之人才。

鄧鄰里：為一典型之防空軍人，每有餘暇，輒從事譯著，三年前本刊即曾刊載其著作，極得讀者好評。

G 調 4/4

飛將軍頌

趙夏 白濱 曲詞

(二部合唱)

f

3 3 . 2 3 5	1̇ 5 — 0	1̇ 1̇ . 7 1̇	2̇ 1̇ 7 . 6
1 1 . 7 1 2	3 1 . 1 1	6 6 . 5 6	5 3 2 . 4

英勇的飛將軍啊 將軍你們是民族聖戰的

>>

6 5 — 0	3 5 6 5 1̇ 1̇	5 1̇ 1̇ 7 1̇ 2̇ 2̇	1̇ . 7 1̇ . 2̇ 3̇ 3̇
4 3 — 0	3 3 4 3 6 6	2 5 5 井 4 5 5 5	5 井 4 5 . 5 1̇ 1̇

前衛 你們展開銀翅在祖國的晴空裏築成鋼鐵堡壘

mf

3 . 3 2 0 0	2 . 1̇ 1̇ 0 0	1 . 2 3 . 5 5 6	5 1̇ 1̇ . 7 6 5
0 0 2 . 1̇ 7	0 0 5 . 4 3	1 . 7 1 . 2 2 3	2 5 5 5 4 3

在金陵在瀟濱在武漢在重慶用鐵拳捶擊敵人侵略的機隊

3 3 4 5 6 3 3	2 3 2 1 5	3 2 . 2 3 3	2 1 — —
1 1 2 3 4 6 6	5 1 7 6 5	1 7 . 7 1 5	4 2 — —

你們也曾把正義的金劍插入三島的心肺

3 . 5 3 —	2 1 5 1 2	3 — 2 1 7	7 . 6 6 5 5 —
3 . 5 1 —	7 6 3 1 2	3 — 5 6 7	千百萬 同胞 6 3 3 —

騰霄啊 英勇的飛將軍 大地上有同胞

> > f > >

1 2 3 6 6	6 5 1 3 3	1 1 . 7 6 3	1 5 — 0
1 7 1 4 4	4 3 5 1 1	6 6 . 5 4 3	6 3 . 2 5

期待着勝利勝利的凱旋 英勇的飛將軍啊 將軍

5 5 . 6 1	2 1 7 . 6	3 2 1 —
3 3 . 3 6	5 3 2 . 3	5 4 3 —

你們是民族聖戰的前衛